

復縣志畧

王永江題

藝文畧

復縣文獻於古無徵茲就搜採所及擇其與地方風俗掌故有關係者備著於篇命名曰藝文畧各以文之體類編次之計得碑二十首傳十四首記五首銘四首序跋三首說一首詩七十三首其撰人之名氏爵里亦附見焉

重修孔廟碑

清乾隆五十一年

錫爾塔

蒙古人復州知州

欽惟我皇上興建辟雍規制闕耀乙巳仲春釋奠禮成即臨雍講學圍橋觀聽者駢肩累迹瞻望咨嗟棧樸菁莪之感曠古所未有也考天下州縣立學始於宋仁宗之世歷代皆典重學宮而推崇禋祀之隆至我朝而大備邊徼海隅莫不有學宮其土者莫不急為先務以後為羞復州舊有夫子廟在州治東南隅明季燬於兵燹重修於乾隆丁卯歲迄今四十年矣殿廡傾欹宮墻破毀學舍俱廢甲辰學博劉公秉鐸茲土謀於前刺史陳公築宮墻一百十丈有奇建學舍六間越明年陞任都公來與劉公議令先葺崇聖祠今夏余恭膺簡命來牧

是州蒞任謁廟見夫負畚荷鍤運甃鑿石工善吏勤晨夜展力告成有日劉公請記於余夫學校王政之本也記曰國有學州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故泮宮修而魯頌作學舍鞠為園蔬而漢道衰學宮之關係詎不重哉世之居室者惟恐其不華且固而至聖先賢之神之所依則任其風雨摧殘蓁莽荒穢曾不顧而問焉於心安乎否耶今雖因陋就簡而殿宇門廡嚴嚴翼翼有師生講讀寢食之所几筵俎豆次第修舉於是進諸生而告之曰人不學則不知道無學舍則無以萃人材夫玉生於山而成圭璋之用者琢磨之力也木生於山而成棟樑之用者繩墨之功也今黌宮既成經史典墳具在諸生朝考夕究於其中體驗於身心性命日用倫常之際奮發刻勵能自拔於流俗何可限量耶雖洙泗洛閩無不可幾及而况區區科目之末乎余嘉學博不蹈因循之習能仰副國家作人之意故於其工之成也捐俸以助記事於石

闕帝廟碑

清乾隆四十四年

李

綬

平人
奉天府丞

春秋首書春王正月所以正王道之端也文成數萬其旨數千微言大義炳若日星千載下得其傳者惟山西夫子一人而已矣大哉忠義之氣塞於上下古今如日月如星辰如華嶽之峙如河海之流浩浩乎蟠天際地而不可極嗚呼至矣當漢末鼎沸雄烏並起而爭挾其詭詐貪婪強猛角勝於一時然用智而非真智懷仁而非真仁尚勇而非真勇無他一時權術之用機械之私皆與忠義無與也惟帝以魁傑大度惻怛純粹之衷偕涿人張公翼德佐中山靖王之裔以扶正統匡天下大義既明精忠如揭當其始終圖漢不避艱險備嘗流離災患於下沛徐州江夏之間百折而不易其志狡獪如孟德亦諒其忠識其義不敢挫其風節坦然出肺腑以相與也語曰至誠動物豈不信哉竊思自有世宙以來逝者如斯去而不返無論庸碌輩與草木同腐卽或賢智出衆節著一時傳之久而寢微寢息留其名不必推崇其事至若忠義如帝欽仰詎可以世宙計哉蓋風教所樹真精在天之靈實足以砥愚訂頑卓然有係於人心世道

而不可沒宜廟祀之隆益久而益著也帝故里在解梁仕漢列侯爵諡壯繆自
唐宋有明以來屢加封號至我朝聖人御宇建極祀典尊崇特至戊戌秋余以
事至復州瞻仰廟宇規制宏麗丹雘輝煌知歲時禋祀以妥帝靈非一日矣因
念帝之靈在天在左右翊國保民錫福綏祐凡四海九州以及遐陬僻壤知愚
大小皆知敬奉而欽承良由忠義之氣有以攝之也而為人臣者仰體國家所
以尊崇之意益知忠義之在人心三綱藉以輔五教藉以立群思自勉以求無
愧於夙夜則帝之盡人倫以為萬世則者豈不益昭垂於無替哉

重修先農壇碑

清乾隆六十年

文都遜

復州知州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先農食之源也詩云琴瑟擊鼓以御田祖又云田祖有
神秉畀火註曰田祖先嗇也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
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藉所以重農祈穀也至漢以藉田之日祀先農而
其禮始著歷代相沿不廢我朝重熙累洽百廢俱興自京師者會府廳州縣衛

無不建壇崇祀司土者遵行耕藉之禮今天子聖壽髦耄猶躬親三推犗歟盛哉遜於壬子秋恭膺簡命來牧是邦敬詣農壇升無階院無垣茅茨三楹榛莽荒穢歲久不治心竊傷之有志未逮焉者雨易寒暑矣夫旱即雨歉轉豐無稂莠螟螣蟲賊之害有千倉萬箱之慶者皆神之賜也敢不思報歟古者春祈秋報今荷神之庥而因陋就簡歲修具文其何以昭誠敬而隆盛典也耶爰捐廉俸鳩工庀材因舊基而重新之以瓦易茅以石增砌外周以墻入廡煥然視者日頗肅觀焉是役也興工於二月乙卯初六日戊午落成於三月庚辰初二日甲寅後之官斯土者踵事增華以邀神貺而惠愛斯民尤予所望也因記其經營之歲月而勒諸石

創建節孝祠碑

清乾隆六十年

文都遜

詩詠柏舟禮云不二程子曰餓死之事小失節之事大甚矣婦人之行不出閨門所謂之節者尚已劉向作列女傳范氏宗之魏晉而降詳於志乘者甚夥其

間有患難顛沛殺身殉義至奇至苦之行感天地動神明草野編氓傳誦震駭
為之立廟修祀於其鄉亦足以知人心天性之不泯矣近代以來州縣皆有祠
祭春仲秋仲與忠義祠而並列榮矣哉我聖朝著為規條巡方督學歲上其事
大者賜祭祀次亦樹坊表又著為律令婦人拒強羞忿自盡者例得請旌激勸
之道綦云備矣而復州獨缺者何與遜幼承庭訓來牧是邦思所以厚人倫敦
行義正風俗則節孝祠其先務與案查舉旌者四十一請旌者五嗚呼何其盛
也豈非聲教之所被廉恥之分明故名節重而蹈義勇歟夫誓九死以不回冒
白刃而弗顧士君子遭時不造猶恐其難矧委巷布衣匹婦穉女乃能若是而
祠宇不修馨香不薦其何以慰幽魂而扶植世教耶爰擇地興工閱三月而成
烏頭緯楔照耀井閭置龕立主神有所依邑之紳士詩禮傳家固能清白自砥
彼下戶婦人瞻廟貌之維新觀春秋之盛典乃知勵節一時留名千古相與觀
感興起大義凜然綱常由之不墜氣化賴以維持其在斯歟其在斯歟

建修奎星樓碑

清嘉慶六年

考

耀

昌 復州知州

天之星有二十八宿惟奎為最吉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昌春秋合城圖云奎主武庫較之箕畢風雨殆為靈昭昭焉故都城下邑多建樓塑像以禮之者余於庚申六月蒞任茲土稽考祀典咸備惟奎樓之建闕如為詢其由紳士告余曰前任司鐸立志建極費經營或沮於時勢或隔於人情遂如掘井九仞而止余聆言之下即有建興之願而未明言歲暮廣文孫應著來署學篆偕捕廳張達暨合學生員等向余商及其事若合符節焉忻然共訝厥志之不約而同於是語諸紳士靡不踴躍爭先樂捐襄事更有城守尉弘康首倡捐施九旗校尉協同勦助商賈吏胥好善樂輸如響斯應因而鳩工庀材諏吉於辛酉孟秋之念九日興工余偕學廳暨諸生展拜后土忽見清風洒然膏雨霖霖逾數刻而止遂共欣然謂有風雨會合之兆於是周爰執事於九月十五日落成夫同一事也何以艱於昔而易於今滯於前而通於後驗之於人有眾志成城之

應徵之於天有風雲際會之休謂非靈爽之式憑不至於此謂非我師儒之精誠有以感召靈爽之式憑亦不至於此蓋文明之啟應運而興從可知矣而今而後閭屬紳士攀丹桂而步南宮符五緯之祥膺三台之選必有如列星之繁者余於諸生有厚望焉爰勒石以誌之

城守尉王公德政碑

民國三年

張家璠

貢生

復之為縣地瘠而民貧南毗租界西瀕海疆東北去治城寫遠為盜匪出沒之區官斯土者較他邑為繁難癸丑冬王公子卿承奉督張令以防營幫統署縣城守尉靖萑符完堞隍職也翌年春補徵牲畜稅令下邑民以兵燹餘生弗勝擔負謀請命而求減焉奔走赴訴者集合約數千人時寇警戒嚴邑令慮賊溷跡衆中晝閉城門弗令入公聞報懼激變急挺身出偕知事蘇公防營奎公面諭鄉民開解大義允為蘇困麾之散民亦惟命去縣署具情上請公亦躬詣省陳其事於大吏面代籲焉於是牲畜中之繁息孳育者概免查徵邑人感公德

勒石以紀之述其軼事屬詞於予予躍然曰仁民如我公可以不朽矣考公楚
產也幼歲從軍具壯志由楚而甘而黑而吉而奉久歷戎行為一時宿將言通
峪之防伯爾多之役轉戰二省於地面則復通懷安寬諸邑勦平洮南蒙匪勞
苦血戰今且授上校予文虎章半生來偉績豐功久已震人耳目無俟為公榮
者獨其以武裝負威望聞外之寄猶特闕心民瘼勤求治本苟可福利吾民者
則不憚越職為之所謂能殺人亦能生人者公近之矣跡公前在黑省戰績卓
著曾拯救難民三萬餘人乃知公之心乎愛民於保障生命財產之旨持之有
素固不自今之請減稅率始也謂非威濟以德也與夫建峴山之碑懷思叔子
遮潁川之道借重寇君古之以名將兼循吏而遺愛在民者至今且嘖嘖人口
衡之我公何多讓焉茲姑撮其大畧言之而公之事業勳名隆隆未艾秉筆者
濡墨俟之矣

邑侯程公德政碑 民國六年

張家璠

吾儕僻處海濱久矣於時政之廢興官長之去來向不過問丁巳春忽聞邑人士交口稱贊謂有崑山程公守初者來宰吾邑德化及民無微不至嘖嘖以好官許之民等心然之固未身受之也適以徵收糞捐事發生公為爭而罷之乃知頌聲之作有自來也先是吾鄉人以居邑西北偏地濱海廣斥滷多沙礫故每歲晚農閑相率適營埠撮拾糞土取海道運復以人力補地瘠藉資生活積以為常非貿易性質初無所謂稅徵也本年秋牟利之徒藉端搜括朦頌秤帖設局專徵而來吾鄉鄉約二百二十村僉以為此等特捐迹近苛細請命於公而呼籲焉公慨然以便民為己任格其議尼其行盡力斡旋而糞捐之擾累以免嗚呼公之恤民艱行寬政如此寧非吾邑之幸福耶夫昔有所謂枯骨捐卵穀稅者茲之糞捐何以異此而公獨惻然順民情而去之斯非廉范弛火禁裴俠罷丁庸之用心乎吾鄉人受治一方謹就實惠所及者以誦之至公之政績卓著輿論班班固無俟乎贅言也

重修橫山寺碑

盧世鐸

復邑名橫山郡橫山者在邑西島島之西山也山椒古塔與龍口甘泉俱係島內名勝山之高不知幾千仞尾蟠荒陬首注溟海南北平削森列如屏草木被居人剪伐望之甚禿然秋冬雪月春夏雲霧怪石峩嵒煙景蒼翠晦明朝暮與大海掩映復邑名景此亦最足壯觀山之陽有古刹不知創之誰何更幾歲月經風雨頽敗而殘磚片瓦蕪沒荒煙蔓草中登探者以為嘆獨念橫山跨踞海中南至天津北抵遼河舟艇往來奉為指南而復郡適以名區使無一亭一榭點綴其上將並此數椽古刹化為烏有山雖不因此而不名人不幾對山而增愧乎則山不可無即寺不可無昔人創始後人補葺為名山增輝為一邑生色修築之功詎淺鮮哉雖然塔之立也不知幾百年而忽崩於戊午九月二十七日又安敢必此寺與山千古與邑千古耶補葺之事能勿望於後來者與是為

記

重修回龍山闕帝廟碑 咸豐己未年

張天民 序

回龍山闕聖帝君廟創始不知何年重修不知幾次咸豐丙辰之歲墻宇傾圮首事者觸目驚心爰鳩工庀材再經寒暑而落成嗚呼神道設教由來舊矣彼子虛烏有者勿論也若古志士仁人可以維持名教鼓勵風化類皆立廟以祀之而廟之設或在桑梓之地或在流寓之鄉或在仕宦蒞治之所其尤盛者或縣或州或府或省會或京師載之國典春秋致祭至矣未有遍天下都邑鄉屯多歷年所愈遠而彌存者也惟闕聖帝君忠義之心剛大之性其高如天其厚如地其明如日月其疾如雷霆其堅定如山嶽之時其滂沛如江河之流其感於人也為子作其孝為臣作其忠為弟作其恭為友作其信貪者廉懦者立邪者正曲者直偽者誠狂者謹跛倚之容無敢或形於外玩忽之志無敢或萌於中要皆浩然之氣有以統貫乎千百億萬世後使人莫不震動恪恭也則回龍山之靈重修而新之職此故耳至於水旱癘疫禱焉而驗驗焉而速靈應之

迹固不足以窺帝君之深且大也茲故畧而不書

創建天后宮碑

徐廣臣

肥鄉縣知縣

聞之記曰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凡有功德於民者皆宜有俎豆馨香之報此固古今之通義而人心之不可自己者也我復地濱大海雖通省之下游實舟行之孔道北通牛口西通析津西南通利津萊州南通煙台登州而東南則茫乎其未有涯矣蘇之滬浙之甯慈福之同安台灣嶺南之佛崗廈門凡高賈之有事於北者其往來皆必經於此而更有大焉我國家自開河者淤塞以來江南漕運改道於海雖以天儲正供上挽回空必由此而進以達於京通而登之十七倉馬且不止此也前年長盧宅戶被災鹽行缺額轉請於朝得旨允行許採奉天島鹽以濟高綱之運是釐務之盈虛銷數之多寡亦必由此以達於三沽而始無貽悞焉總計數十年來商賈輻輳絡繹不絕漕之艘鹽之舫無不風靜浪恬揚帆而去利涉大川未聞有檣傾楫摧之患者此固我國

家水利之溥而亦我天后聖母之默為庇佑者無一夫之不得所也入我復城
闕天后之廟獨闕邑之父老子弟往往感慨歎嘆功程之大而圖始之難也
沙門心靈乃奮然起矣持戒行深蓄願宏達苦心孤詣有志竟成爰於北門外
龍王廟之側度地開基鳩工庀材特建大殿三楹以為賽神之所而又恐後來
者不知緣起而怠於修理並恐布施者之姓名湮沒也乃勒諸貞石以紀其事
而書芳銜於左嗚呼山九仞而功虧水一勺而非少今雖無藉後利有因揚籛
者在前積薪者居上果使傳燈不息香火長然金碧之輝耀無替棟榱之巍煥
如新居此土者白叟黃童趨蹌恐後游於市者行商居賈頂祝偕來而漕運之
飛挽饑引之乘除上有闕於國帑下無缺於民倉則我皇上之鴻基永固而我
天后之惠澤無疆如此日之報神庥於既往而邀福庇於將來者其創垂豈有
涯涘也哉

重修嵐崗山闕帝廟碑

王紹裔序

嵐崗在復境為東南一方屏障其陽舊有關聖帝君廟建始於明至國朝雍正乾隆年間重修兩次今又從新修整三閘月而功告竣會首囑予為文誌之爰不辭而為之記曰今夫天地之所以博厚而高明也一正氣之彌塞充周而已矣聖賢之所以光輝而廣大也一正氣之凝聚固結而已矣天地惟有正氣故持載覆轉厯萬劫而永固聖賢惟有正氣故聲靈赫濯亘萬古而常昭竊統論古今人品求其出類拔萃凌古灼今落落焉能於文宣而後武穆以前卓然鼎立如日月之並明如華嶽之並峙如江河之並流賈乎而莫上者其為帝君矣乎今之讀帝紀者徒觀其破黃巾出五關鎮荊州削魏吞吳威震華夏群鷲為千古所獨有而不知公正氣之所為縱橫揮霍也公正氣之所為充積發現也中庸云至誠不息不息則久久則微唯帝君能渾淪純粹全豁正氣於方寸故至誠動物使天下之人洋洋如在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夫是以自唐宋以至本朝封號迭加雖九州萬國莫不知帝號為忠義為神武為靈佑為仁勇為

威顯赫赫馬如雷灌耳爭敬奉而欽承之則信乎帝君之合德天地悠久而無疆也民雖欲名之又烏從而名之無已則如天保三章之所咏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又如六章之所咏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試舉而問天下之論此詩者其於帝君有當然否耶是為記

孫白氏節烈碑

黃大中 庠生

今夫慷慨赴死者奇也從容就義者正也豪傑之士兼之或難責諸女流抑又刻矣乃今而知女流之貞節奇而正正而奇竟有如吾復邑孫白氏者氏係煤窰白家口白公諱純之女城東後馬園孫公德俊子保元妻也五歲失恃賴祖母成人行年十九與孫子同庚一日晨起將素布漫履嫂問其故弗答又問曰稍待自知須臾其壻保元訃音至似預悉之者父往弔歸與伯兄正更議婚女聞之喟然誓不再嫁白正公曰失節易守節難若能此可將手割去以明志女

遂拾白刃欲落數人爭解女不得已口齧斷一指血淋漓沾衣袖白正公悚然曰已已吾知子心矣次日至姻家商氏翁翁欲將外莊田十數頃交白公耕種兼以養媳計善全也女知之堅執不允曰吾為孫氏婦母家豈可久居翁乃同白公詢諸庠生宋景伊景伊曰奇哉女也變而不失其正者也孝廉孫慎卿亦贊其事俾迎氏至族盤髻成禮氏謹執婦道家寒苦與祖母崔年七十餘同榻朝夕奉侍無稍間事翁姑恪謹井白之事尤先人操作家無嘻嗃聲鄉里咸嘆服之而氏顧怡如也翁以媳苦節堪憫憂鬱成疾尋卒氏痛其病之因已泣血不已每七哀感絕氣者再因亦染疾在牀病篤猶強起以敬親鄰無怠容自言已愈未幾而亡此天之欲全其節耶抑功完而行成耶臨歿氏見婿至家請行精誠所感理或然與所謂奇而正正而奇者為何如也嗚呼一去弗返心乎婿也一慟致絕心乎翁也情同春日之和心如秋霜之烈故庠生宋景伊孝廉孫慎卿樂善甚篤為請旌表以垂永久爰邀同親鄰暨孫姓內戚樹厥貞珉義舉

也噫此女不死矣爰繫之以贊曰 嗟孫白氏節奇可法生既忘孀死何知寡
湛湛神機淋淋指血冰霜鍊成有如石鐵翁為媳歿媳隨翁歸依依魂魄眷戀
庭幃不說命窮豈憂心苦炳哉丹心照耀千古

谷葛氏貞節碑

徐廣臣

清翰林院庶吉士

且夫天地之正氣朝廷之風化固與聖賢之教訓相副而行未嘗須臾離也故
雖板蕩之世僻陋之鄉要必有一二忠孝節義艱難困苦之人以支持維繫於
其間則國與天地必有與立而人心始可以不死余輟跡半天下所見富貴之
家寒賤之族更僕莫數矣而獨有世傳一經清芬自守問其人不必拖青而紵
紫觀其才不必繡虎而雕龍第以祖父訓誨致使父兄弟出入之間彬彬有
禮即其婦人女子閨房動靜循循然亦莫不有規矩一旦事出非常有闕名教
皆能以禮義自持而不為尋常流俗之說之所動搖此豈必日親姆訓而時誦
女箴哉蓋廉恥之道不絕於人心而又有詩書之澤以流行於家庭耳目之間

故有涵濡於不知而發現於不覺者矣乃今觀谷母葛孺人而益信也孺人者我鄉庠生谷公諱奠之長子良憲公之元配金州處士葛公壘之女也年十九歲歸谷氏谷氏世業儒孺人事翁姑菽水承歡遠近以孝聞相婦有道嘗以讀書為勸勉伉儷甚篤乃至二十三歲而孀哀傷之際痛不欲生惟以翁姑在堂諸弟尚幼身係冢婦宗祧所存倘激烈於一時而使老親無養大宗不立其何以延統系之重而慰泉壤之靈乎遂勉為其難而以教養自任又從親族之議繼夫胞弟掌書官良景之子培之為嗣飲食教誨俱有義方婚娶既成而又生孫則孺人之垂蔭者長矣夫孝者節之所從出也節者教之所推行也吾觀孺人之事親生養死葬則以婦道而兼子道孺人之撫孤讀書成立則以母教而兼父教且享年六十有四總計守節四十餘年其間委曲周詳瑣屑煩難始終者有如一曰此豈非邦家之光閭里之榮哉則銘之彤管而壽之貞珉也固宜茲因懿旨遙頒許建坊表凡我鄉人莫不歡欣鼓舞幸遼海之女宗大節永垂

而芳型不遠以記屬余余則宦遊日久翰墨多疏無足運如椽之筆一寫光塵而發潛德惟以孺人之弟行之者與予同業入學為總角交故知孺人事甚悉近又因族中子女聯為婚姻則又不敢以不文辭也遂為之記

赫浦氏節烈碑

李言恭 貢生

未讀書而明大義甘殺身以成純仁雖在男子猶不易得而竟出自巾幗中也吾鄉赫桂雲之妻同郡浦氏大章公季女也幼而聰敏早悟三從之德長則幽閑默契四德之行殆由天授非闕學力也年十九而于歸伉儷甚篤克盡婦道一家咸稱溫惠焉越年餘夫病歿誓以死殉家人嚴防未得遂志抱悲蘊痛行止如常示家人以不死防範稍疏氏乃詣夫墓所哭奠畢歸即投環殞命伏惟聖朝德教涵濡百年窮簷少婦咸知氣節此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然而人傑地靈吾黨實與有榮施焉以此感激聯名呈報叩天旌表今蒙恩准並給坊銀煌煌乎盛典也夫死生亦大矣而一死有輕如鴻毛有重如太山如浦氏者

不亦深明其義乎然則太山之石可以爛北海之水可以枯而浦氏之嚴氣正性卒不可泯所以為之買棺塋葬者非以市恩也呈報詳請者非以沽名也懿德之好以誠致誠耳論者或謂浦氏平素必有矯同立異迥不猶人者而詢其家人醇樸厚重靜默寡言一似碌碌無所短長嗚呼此其為奇節也

梁節婦碑

清光緒六年

張振甲 貢生

梁節婦者同郡李公女年十有九適梁公豐年適五年而寡有遺孤始三歲藐然在襁褓中舅姑悲悼甚哭而撫之曰壯大者猶如此此呱呱者幾時成立耶節婦亦大痛幾不欲生而以遺孤失所恃且重傷舅姑心也侍舅姑側不敢有戚容所以開釋者百端既而舅姑亦稍稍安之曰有婦於此吾子為不亡矣間數年姑亦沒翁再娶繼室婦善事之皆得其歡心其教子以謹厚為先睦鄰則以通有無為事自族黨及閭里凡有所求苟可以應之者無不各如其意以去至高節清標則終其身如一日云有欲為之請旌典者節婦聞之曰從一而終

自婦人分內事吾惟知守吾分有以見死者於地下足矣若爾是為名也弗果請及寢疾家人倉皇甚則召其子守仁而前曰汝父死時吾非不能死而不即死者懼汝祖父母失奉養而爾亦幼孤無所依雖死目不瞑耳今垂四十年舅姑喪葬已畢若已成立諸孫且紛然滿前死何憾吾今者且含笑入地矣遂卒卒年六十有一卒之後里人終不忍沒其事為之聞於部予旌典將勒諸貞砥乃節述其節孝仁慈大略而屬書於余余辭以不能文則固以請之曰誌實而已遂書

崔女貞節碑

于恩元序生

倫常庸德不貴奇行故以臣而死其君以子而死其父與以婦而死其夫皆道之所當盡也獨有未嫁之女從容就殉庸也而似奇矣復邑城中有崔姓之女父吉升早亡母崔王氏女名雲香字於本城朱得庚之子連城為妻未嫁而夫亡女年十八聞訃即不食或勸之不答數日不食仰藥而卒女貞質頗聰明而

天真爛漫要以貧家弱女孰迫之而孰教之乃從一而終視死如歸古之烈士夫從容就義不是過也紳某某等以其事上諸州為請表貞節屬余為記其實焉夫不嫁而死所矢非常之節烈也然在此女豈以此表奇節博榮稱哉惟以命之所遭行其心之所安誠有發於至性出於至誠者特自世情視之彼安常處順守婦道盡婦德者或漫不加意一聞夫奇節異行則驚駭而慨慕之亦猶聞伯夷之風而頑廉懦立也是真足風矣奇而庸可以扶綱常庸而奇可以維風化國家褒揚之典不虛也於是勒諸貞珉以垂不朽云

李尹氏貞節碑

于思元

人而以節名人生之不幸實人生之大難易之節曰甘節曰苦節蓋既曰節矣論其心自行其是則未有不以為甘者論其境則獨集於枯而又未有不苦者世之人於蓬門華戶有守節者出則憐其遇傳其事偏重於人即閭里之婦孺亦皆羨慕而樂道之亦似富者之守節猶易而貧者之守節獨難馬子竊以為

不然復邑南極屯有李尹氏者尹公諱琢之三女文林郎李公明謙之長媳也
十七于歸越十年而夫亡生有二子二女長子桂林幼嘗從予學者也當其時
家道日盛田畝連阡諸弟行及姪輩掇香芹遊桂苑者不一而足而氏則矢志
靡他自奉如寒素處家率以和睦其教養遺孤固盡力無少懈而翁姑之間尤
獨蒙其憐愛則其所以奉事者亦可以得其大凡人第見順命安節行其心之
所甘而不知其苦衷孤詣始終不渝與夫守節之貧困無依者固有異境無異
情也蓋嘗論之人果不苟於自待非有堅忍不拔之志不能處貧約而不慕於
外非有貞固不搖之操亦孰能履豐厚而無動乎中若必徇世俗之見而令雪
節冰操埋沒於朱屋紅樓中惜矣氏年近七旬已得請旌典特為桂林讀書未
成名而次子柏林亦僅列武庠將欲建坊而有待竟淹忽以沒今歲桂林請予
為誌其事以勒諸石子愧無如椽之筆聞褒之義惟事闕風化義不容辭且曾
忝居西席與其叔卓然兄遊處頗知其概故不揣固陋以誌不朽

許盛純妻陶氏貞節碑

吳恩貴舉人

賢哉許娘千古流芳心如鐵石品似圭璋廿一而嫁廿六而孀兩孫俱幼二老在堂家無寸土室乏斗糧零丁孤苦母子淒涼節炳日月志凜冰霜克勤克儉不怠不荒事親盡孝育子有方寢饋無暇夙夜弗遑綱薪束芻獨力擔當不辭紡績不厭糟糠上念祖考恐缺烝嘗飲冰茹蘗孰鑿衷腸劬勞百倍精氣兩傷七年守志一旦殞亡雙親衰憊二子漸強婚早聘定媳共迎將神佑大德家近小康一人所感百世其昌徽音孰嗣潛德難量貞骨不朽塚草亦香卓然大節旌典褒揚名垂史冊義重綱常千古流芳賢哉許娘

吳節母張孺人碑

周岐陽

且道之達者惟五而其綱則三三不變五斯不變蓋家國之所以立而天地之常經然也然經其經於常則易經其經於變則難變則忠孝或昧於臣子而况婦之於節亦從容而亦慷慨乎乃今吾復邑南闕議叙吳公聖範之妻係城東

者賓約庭公之少女翼學教習海嶠公之胞妹張孺人者其殆守經而變不失其常者也孺人自二十一于歸奉翁姑和姊妹亦既莫不惟夫是順矣詎未八年而夫故翁亦尋歿當是時也姑老近諄子幼方嬉外内生理或日以削旁觀太息所親尤靡不代慮而孺人自忍持於其際奉姑天年終成立子一女一卒以全夫故業非生有自來死有所為而謂能若是乎前經同鄉京官內閣中書李公題請旌表恩准建坊其子當欲壽之貞珉而夫人則尼之曰婦人從一分也且茲事一惟朝廷汝如其擾擾胡為哉子未之強節孝公祠擬生入母姓氏碑則俟以異日忽孺人以子病且劇孫未彌月憂甚懼覆夫宗祧祝以身代泣不能下者十餘日遂竟成疾享年五十而歿其從容於前慷慨於後為子正以為夫雖詩傳所稱蔑此過矣子病愈以前所尼質戚友僉曰俞抑又有說發潛德之光所以振三綱而達五道也胡弗碑子矍然曰命之矣爰屬余為文以粗述崖畧云

李董氏貞節碑

闕名

且事聞於朝而著為盛典者即忤於野而播為淳風治隆於上俗美於下此自然之應也道光庚子吾鄉董淑媛恭膺恩命旌其貞節余等仰朝廷表揚之意矢蒸民秉彝之誠踴躍樂前共贊其盛曰斯舉也其宗侄言雍公實為之首也誠以媛字李門廷珍公為配七歲童養十七畢姻二十四歲祥占弄瓦而竟鸞鏡孤掩釵鳳分飛矣遂繼胞侄李本為嗣教養有方本娶魏氏生一男二女乃男未婚女未嫁而李本去世本之子名連科娶趙氏甫舉子而連科夫不數年其子殤媛復為之繼子承歡則是趙有嗣子魏有嗣孫皆媛推廣一人之節以成其二人之節也嗚呼同堂三寡其過窮矣三世同節其數奇矣其過窮其節彌苦其數奇其節彌彰媛今八旬矣從容守義五十餘年勵節行而維澆俗是真有功於名教也謹錄其實以誌不朽千載而下不惟仰聖朝之雅化亦可徵吾鄉之熙皞也已

張節母家傳

陰振猷復州學正

乙未春復邑校士州牧曹子石延予校文得一卷詞氣偉岸試畢詢之同人曰是吾鄉張生天民貧如長卿而讀書不事生人產奇士也予偉之乃課之署中會憲府彙題旌褒民間節孝之奏允所請其時劉孺人事列奏中天民奉賜金建綽楔既而輯其母夫人所訓來請曰天民生三歲而孤家貧徒四壁立依外家以存得讀書至今不輟皆母氏之絲絲心血所致第天民不肖不能致顯揚竊願請夫子數言庶母氏之苦心苦節不至沒沒也予應之曰孝子惟不忘其身子能由身求之吾知子之終必得一當也乃撮其略而為之傳按節母姓劉氏復州恒社人曾祖琬祖德祿父樹母曲夫人性沈謐不苟言笑年十九歸張處士恒處士羸而貧遂廢讀讀雖廢每珍藏其所手書籍曰吾命與此無緣將留此以待吾子也後歲餘病益劇顧節母淚涔涔下節母哽咽慰之曰母為爾也翁姑事妾自能任之三歲孤妾盡心焉餘待命而已語既訖日遂瞑於是

榛筭髻髮茹苦含酸遂與日而俱長矣喪既除家計益窘刻厲益甚晝尸饔夜
操續燈火熒熒恒過雞三唱至春夏則往往以月色代燭蓋翁姑憫之嘗相對
而泣故恒去燭以安堂上心也嘉慶壬申翁姑相繼卒葬畢家益貧得母家兄
弟稍稍自給時天民已髫齡教之極至每廢讀而嬉輒泣涕或為之不食天民
亦能承母志知交士凡有鄉先輩過母輒喜溢眉宇是年補弟子員冠其曹陳
南樓治堂翁貳銘學使極加激賞俱為予言宜亟砥礪之王常修曰母為天民
母為嚴父為良師為翁姑賢婦為肖子為張氏中興祖陰振猷曰是真可以傳
矣顧讀瀧崗阡表其自幼學以至服官節節記太夫人訓教此自善則歸親之
義而文忠公一生節概其所以致有此善當非太夫人所能代則知凡為子者
不自樹立是之謂辱親中道廢棄是之謂棄身夫身也者親之枝也枝散而本
撥罪孰大焉故予謂天民宜故其身而以讀書修之乃克以成厥父之志父志
成母心慰已所云顯揚者莫大於此而又何俟藉予言也與論曰節母之事同

於吾鄉王節婦閻氏其孀之歲同其孤之幼同其貧無立雖同其母家有賢兄弟亦同其尤可異者節婦侍夫病時夜半有怪窺窗節婦手及出怪踞牆而吐目如炬即而力刺之杳然不見節母之子卧病夜半突來巨手攫兒毛髡髡指爪犀利驚視之有怪立牀下口翕張作啣膿聲曰汝見鬼乎否節母霍然起顧視左右無具撲之以帚曰厲鬼何敢為祟隨撲而滅此其剛正之氣不言而同所不同者天民知發奮自立足以上慰其母而節婦之子殊讓焉嗚呼天之報施人者竟何如耶抑天亦固有可知而不可知者在耶

雙臺嫠婦傳

陰振猷

樂古之濱有異人焉嫠而貧其姓氏不可得詳相傳宅於穴或曰巢居生平不與外人語與婦人之有夫者亦然有知之者曰非即不語也嫠無田揀山食之但其出也不偕行不同揀夫死後村姥勸之改適終身不入其里或問之曰此村人違違不作人語貧無食紡績易之但非素所許可者雖固求弗應償其勞

惟所命曰梁若干則梁糠粃若干則糠粃或易其物增其數則拒之不受一衣三十年不易恒持一器其小男女亦特與人異世以為類有道德者余亦久疑之除夕前一日宋生儒程來談及糞事宋生寔及見其人其祖母與素親善嘗以糞事語生生耳熟焉故能詳也宋生之言曰異矣哉節婦王佳氏之行也王佳氏母家氏賈適滿洲正白旗烏爾登額之長子諾穆渾渾家無尺地老屋三架氏之侍夫病連月不解帶夫歿年餘霖雨屋圯一壁以倚隣牆故尚屹立氏日拾野草及麥黍穰積其下堆高出牆外乃由其浮地以上旁穴一孔空其中如窠狀居之族人欽其節集木石為整理苦辭之訊其故曰兒尚幼無以報德當是時余動色悚聽宋生危坐意勃勃然向余語余乃益欲聞節婦事寔童子獻茶茗宋生且啜且談談其小男女果異其子數歲時時之鄰嬉鄰知其饑與之飯必捧至母所曰食兒仍來與者家食之曰母食即持回置焉再與之輒掉頭去其尤可異者冬夏一衲道路間見碎布敗絮輒掇之濯清水中濯淨即連綴

衲上雜色斑如如銅蝕如苔皴長短欹斜蓋不可以狀其厚寸餘而其著之也冬無寒色夏亦不見其汗所持一器器非異物蓋汲水瓦缶也其缶亦不知用自何年每出遇亂麻縻綆拾之即纏縛其上厚數寸見者不審睇之多相詫為異語未既忽烹茶童子傾聽久手舞足蹈所持茶具墜地主賓相對粲然於是宋生益欲言言益詳抑吾嘗披讀疏仵紀耕讓畔行讓路意以此極形上古淳朴未即寔有其事及聞嫠婦事乃知向所見謬蓋婦日出汲過汲者男則置缶面井上圍牆立女則讓之其後汲者見婦在井上或止步或故為遷延以俟又每當秋至拾滯穗田中凡田中有人則不至及其至已如掃有厚之者故遺於膝餉之置不取居久之遠近婦女感嘆往往遙見婦坐路旁則相戒曰王姥在可別往嗚呼此可以見天人之一氣也已宋生又言自王佳氏沒後左右村凡孀居談及無養濟者父老皆曰諾穆渾之妻何者是其養濟養濟者不過祇養此血肉軀守不守何係乎此以故吾近村三十餘年孀婦不可更僕數而易初

心者不數邁焉黃河一曲澍潤百里松栢之下荆棘不生其有係於此邦之風
氣人心者夫豈淺鮮也耶耆儒王宗願篤於庸行士也嘗與鄉先達論麓軼事
喟然曰扶輿清淑之氣之在此方者盡鍾於諾穆渾之妻也已

徐節婦傳

陰振猷

徐節婦徐成業之妻也姓孫氏年十九歸成業上無翁姑下無伯叔成業染惡
疾不能治生計氏紡績度日生二子一女後成業病益劇長子死次子繼之不
數月女亦卒成業病體支離一痛而絕勉具棺衾葬後氏益困值丁酉荒旱糶
糠不給恒日不舉火所居村故僻女子工作苦無傭者時放蠶深山以覓衣食
嚴冬凜冽雪虐風餐或見氏負薪於南山之陽首蓬葆彳亍傾跌兩手及面皸
瘃綻裂如龜坼幾無人狀棲遲破屋未嘗色艱難嗟呼氏獨非人情哉昔蹇文
忠公義以尚書守南京時田賦皆令民自輸有孫節婦者携幼子輸賦叩首言
縣連年為海水沒乞築塘禦之公見其貧苦詰之曰何為不嫁曰餓死事小失

節事大公嗟嘆久之即日為拜章奏請得旨築海塘永免潮患婦慈谿人為立義婦廟彼固何如而竟得此遭際也

朱氏二難傳

劉星黎 增生

朱公作堯作舜城南玉皇廟村農人也自髫髻兄友弟恭性情便厚及長努力田間出作入息兄不至則弟不食弟不至則兄亦不食如斯者數年積產至數十頃兄弟既翁和樂且耽一時春酒羔羊秋風蟋蟀誠天倫之樂事焉未幾時運不齊度支告絀人口繁衍生理維艱而舜則挹彼注此折東補西前後計十數年雖幾無可立錫之處而內外深服呼無不靈蓋公之允塞素著深入人心久矣已而秫田蔬圃一掃而空光緒丙戌正月兒輩勸以家火分爨各覓生路公厲聲曰予兄弟誓同生死有死別必無生離汝等豈子不得妄言然公之力至此窮矣鵲原有慶鴻蒼難堪釜上生塵竈不舉火者每為之累日婦子嘻嘻支撐不住兩老人相顧失聲不能語淒楚久之舜曰我輩老無能為若輩又志

各有在今日之事奈何堯曰無已其任若輩為之乎舜曰然則兄不怨我乎曰不怨曰其悲矣乎曰然其悲之已甚矣乎曰甚之至舜乃躡堂上血淚交流長啼而號抱兄大叫曰事至今日夫復何言但弟雖年逾七旬猶耐胼胝一息尚存必不致兄為翳桑人也兄弟友愛鄉里每以堯舜稱之嗚呼如雨公者豈儘農民中之矯矯者歟

段孝婦傳

陰振猷

孝婦姓宋氏復州人適段法姚嫁三年夫遭危疾孝婦晝夜祈禱卒以不起將縊以殉為家人所覺翁姑號泣曰子死婦殉吾何歸矣孝婦凄然淚瞑目卧二日不食當其時段氏家無次丁而法姚父母俱老病咸眷苦勸之責以大義衆情皇遽孝婦忽幡然起立曰吾非不念翁姑但後此事正多懼力不勝焉轉貽堂上憂耳杖而行頓首翁姑所翁姑涕泣慰之家甚寔以續生奉事惟謹翁姑大慰其父憐其窮苦招歸寧不時赴時一歸即促送回強留之則凄然曰翁姑

相依為命久居此其何以為情語次如不勝情者久之後數年翁姑相繼卒嗣一子娶後病顛癘醫之狂益甚百計調護卒弗效姑婦零仳無依艱苦百狀卒無悔心孝婦嘗自言命之所定不能強爭嗚呼達矣哉

節孝合傳

陰振猷

程氏復州人年十八適連兆泰生子秀秀生而夫死依伯叔以居後以食指衆遂析箸而析氏外村秀既長娶於韓氏韓氏性柔婉而趨事勤敏在室時家咸愛憐之歸秀十年生二子而秀又死程氏携孀婦孤孫牽蘿補屋晝夜拚搗貧不能延師命兩孫附館外村朝夕往來母常倚門而望見者傷之初兆泰之亡也家綦貧賴程氏勤儉治家有法故未至甚窘然喪葬婚嫁所費亦極力支持性嚴厲自為未亡人杜門不出雖期功之親婚喪事亦不親出而韓氏事姑以孝聞日夜佐治家善奉事常窺姑意之所向而預為之事姑數十年無稍忤鄉黨稱焉凡談及能盡婦道者人皆曰視連孀何如後家亦稍裕子孫繁衍程氏

及見元孫享年八十餘今韓氏亦逾古稀孫曾繞膝閨門雍睦僉以為巧食內行之報云

朱氏三節婦傳

陰振猷

節婦王氏復州人性質直十七歲適朱氏夫曰德明未八年而德明死遺二子姑蕭氏老病晚年染風疾四肢俱厥氏盡心奉事十餘年起卧皆以抱便液沾流牀榻手揩淨無嫌汙穢意飲食必時必躬奉之長子天成娶姜氏甫十七歲邑隸報什季王氏哀之不許紮之而走氏拚命奪之回有尹姓者兄弟同居兄弟死弟逼其嫂改適嫂窘極避之氏家氏立召其弟來痛數之且欲鳴於眾其弟長跪謝不敢仰視而尹氏長婦遂得安其室薄田數十畝僅可糊口歲歉或不給而氏於人事初不嘗瑣瑣計有貸不能償者即置之天成娶五年而死次子天開娶王氏二年又死氏善撫之而姜氏王氏各矢志不改適閉門奉姑一門蓋三節婦焉

王節婦傳

陰振猷

婦之節者必傳然有幸有不幸焉通都大邑世族大家居可傳之地亦遂多傳之之人若夫僻邑寒族既大遠於薦紳先生之列於是人以地限事以時湮深山窮谷幽蘭吐芳揚烈不求人知而世亦卒莫能知者曷可勝道哉則節婦之事可感也節婦田氏復州人年十七歸王肇源肇源父希中籍山左即墨縣娶孫氏無子以歲稔轉徙奉天之甯海又娶於呂生二子伯曰肇泮仲曰節婦夫也節婦入門四月而肇源卒姑謀於其母欲改適之節婦泣涕曰是吾命也母也向將焉之句命如有夫夫必不死夫既死自是注定為無夫之命後日之難吾詎不能逆料但耿耿此心難以盡昧耳姑與母為飲泣久之嗟乎余嘗讀史見夫高亮奇偉之士毅然秉節而稍存顧慮者往往洪濇依阿隨人俛仰蓋生死患難之故此其際殊難言之矣而節婦立心如是是可感也節婦既守志不移姑甚安之閱六年肇泮舉一子名佩儒既嗣節婦焉於是希中早沒逾年而

肇泮亦物故喪甫除有卽墨人忽持喪問至肇泮妻謂節婦曰姑沒葬無人吾將携兒收孫氏姑骨婦奉姑也於是挈佩儒航海而南留滯十餘年竟死於原籍姑聞之亦一痛而絕當是時節婦孑然一身而所處又亂山中零星三兩家為鄰日夜皇皇然不知所可而佩儒忽自原籍浮海至嗚呼此亦可以見天人之際矣節婦於嘉慶二十一年適王今道光十又九年二十四年中抑鬱困頓醫果何所持以承此艱鉅哉蓋觀其對姑數語毫無瞻顧能毅然任其大且難者而外此之事皆在其中矣夫人無奇節之行斯傳之者絕少若斯人之立志皎然不欺其素亦竟何待於傳且傳不傳於氏亦何關輕重也耶節婦與其妣同族女也以一婦人而能千餘里携幼子涉大海奔喪意其心之所見當亦迥出於尋常於虜田氏真多賢女子也哉

連孺人家傳

余以癸巳十月至復州連生積功來謁篤實伉爽深賞識之嗣其兄積善來善

陰振猷

武人恂恂如書生又甚異之及詢其家世生具述其父瑞章公之教並述其祖母太夫人之所訓娓娓千百言余憬然曰根深者實遂膏沃者光華松柏經冬愈青故所庇蔭獨厚連氏之昌有由然矣歲己亥傳復州女士積功持狀來請因得按狀而次第之作連孺人傳孺人姓張氏復州人父諱福年十五嬪於錦榮公公之祖諱玉有丈夫子三人長諱茂早卒即錦榮公父也原籍山左之文登以歲稔携二子及孫航海來復州為錦榮公娶於復實為孺人生子昇時新居經始百費俱興錦榮公出外經營晝夜道馳驅犯霧露遂遘危疾篤指昇語孺人曰吾殆不起矣昔吾父年二十六而卒吾又僅二十有九年連氏大宗祇此三歲孤矣孺人泣曰妾聞命矣既宗嗣為重脫有不諱斷不敢博義烈之名以重負君也未幾而歿孺人葬夫於南山之陽哀哭絕數四家人竊竊語孺人謂之曰毋為爾也吾已許夫以不死矣於是力起支持家事椎髻操作每逢錦榮公忌日輒携兒申奠於墓門涕告曰昇兒在此也蓋是時昇方九歲矣後

二年值歲大祲家析箸既析後僻鄉冷巷家如無主零躋一幼子徘徊日夜形影相吊孺人慷慨自矢曰兒苟不為匪僻天生人必無餓死理今困迫若是即必不可以作家乎遂使兒棄讀務農人不愛力地不惜利鉏山佃澤家遂以小康先是為昇娶趙氏九產不育繼鄒氏生二子即積善兄弟稍長皆令就學或逋課則切責之曰汝父之廢書吾實無以見乃祖於地下汝輩何復如此以故積善兄弟秉家訓皆卓然知所樹立有聲庠序間今上道光紀元之年子昇以年逾七十蒙恩賜冠帶孺人坐堂上顧視子以引年之典章服邦膝下樂可知也論者於是遂盡以為壽母之慶曠世罕媿抑吾嘗觀易象地道無成而坤實以厚德載物自夫女德無極人率以陰柔用事為否為亢為塞為悔吝亦惡知坤厚載物德合無疆比長挈大順與健固可以同年而語故家有賢婦即以為肖子可也有賢母即以為家中興祖可也諸生王常修篤行士也嘗為余述母之言曰昔母壽屆八旬時常修將率同人請褒旌母遣積功止之曰吾生平

遭際艱辛百出然無非分內事也何以旌為於序其所見者遠矣

楊氏三世四節烈傳

陰振猷

駱氏楊鎰之妻年二十歸于楊二十一歲夫故無子女彌留之際氏自縊家人覺救之累日不食自誓必殉娣如遞勸之氏不語姑痛哭曰汝矢必死吾當先之家人驚集勢不可解氏垂涕而起曰姑母爾無已且為姑偷生歷三載伯有子即以繼之當是時翁姑遇氏極厚氏嘗辭曰孀則命偏厚非福也繼子成立仍日夜紡績免掩其具輒怒親眷子弟入其室寒溫畢祇曰汝母家中何為餘不及焉翁姑在日嘗欲表其行氏固止之同時有其從子婦謝氏張氏及其從孫婦石氏事

楊謝氏楊玉成繼室也歸以十七歲二十六而夫卒迎前室所遺子女六撫如同乳事翁姑極順家業蠶氏採桑不遑食夜紡不以火翁姑勞之不輟乃托為紡聲聒耳氏止紡而績翁姑亡後以長子弱令理家務次子務農奉服賈見之

者皆不知其子為兩母出今氏已周甲子皆成立里中賢之

楊張氏楊基塏妻也氏入門即能得翁姑心年二十五夫病故氏以翁姑年老與娣姒數四叮囑娣姒怪之咸防其自經氏覺之乘間服瀉而死里人為樹烈婦碣以表之

楊石氏楊清妻也十七歲歸楊氏能盡婦職冬月夫御車出外經營注坡失足死於車下喪歸氏痛欲仇輪泣不欲生是後永不乘車撫二子二女春蠶夏績經理家事翁素有足疾夜偶出氏必攜子籠燈候於門族中每有婚喪事必偕駱氏謝氏同來尋常與婦女亦不甚款接惟與二釐耦居絮語今十五年如一日也

曲陳甯三節婦傳

陰振猷

曲甯氏甯學顏之姊陳甯氏為其女甯周氏則又其子婦也周氏以十七歲歸學顏之子輩越一載夫以羸疾卒時諸叔皆未娶無可繼而氏堅志守率諸姒

勤儉持家事翁姑數年後叔瑜舉一子即以嗣之今其年已望六矣

曲宣之妻實為曲甯氏嫁四年而宣卒室如懸磬徒四壁立母弟憐其孤貧迎之回家數月後歸則蓬蒿滿院敗屋穿見天日色光晶點點如撒星然學顏曰此何可居氏曰填滿墜且不悔是何傷也強之回不可乃厚遺之氏囑使人曰後母復爾人苟能自刻苦斷無受凍餓理也今氏年八十有三曾无繞膝談者咸多其義焉

學顏之女適陳氏夫名功偉十七歲而嫁嫁三年而功偉卒子女俱無氏以婦兼子職事翁姑終身頗能當意五十餘歲始繼一子咸黨咸以為論甯氏內行良可風也

徐門姑媳二第婦傳

陰振猷

節婦姓韓氏貢生守基女也年十九歸於徐時翁已不祿有祖姑及姑在堂奉事惟謹嫁十二年而夫卒遺二男家甚窶寄長男外家讀書後以祖姑亡持摠

喪葬又適值嘉慶十五六年水旱頻仍遂大困時長男已壯不忍其母勤苦欲廢業節婦諭之曰汝成立不成立全係乎此今棄去殊負吾初心能堅汝志即餓死吾亦無悔也後子卒成名順事其母今節婦年已七十有五徐生凡擗擋家政仍無不請命於其母其次男中歲亡次婦谷氏自幼養於姑所善繼述其姑別有傳

谷氏者節婦韓氏之介婦也故農家女頻歲荒旱家貧甚年十二養於夫家十七歲成婚素能得舅姑心舅姑愛之嫁十年而夫死或以改適諷之作色曰世豈有作節婦兒婦而改嫁者乎且人生世上當求成人即女流亦當知之吾入徐氏門二十年而改嫁焉人將不食吾餘願毋復言於是椎髻操作閉戶奉姑後其妣以其年近五十遠支有子頗俊勸氏繼之氏曰吾夫死不應繼遠支嫂如見憐賜一子可也於是相向而涕君子曰谷氏可謂明於大義者矣

嗚呼舍生取義千古同歸獨其苦心所積則甚有難言者矣昔江西程氏嫁項長眉長眉客死程氏欲殉之為母阻極至之前一日程氏親入厨具食供夫治具畢曰倦甚吾將寢母入見華粧而卧斥之曰婿極入門亦吉事也母怒而出衆嗤之或竊詈焉及天明氏未起呼之不應排戶入則已自經内外衣盡縫紉邑上其事士大夫多為詩歌贊其心之不二故死之從容也北平陰振猷曰此其心真匪石匪席矣而以余所聞之王烈婦則猶有間也烈婦復州在城社人姓陳氏幼聰穎十歲時見其母衣汗置針黹澣之其母責焉乃以夜澣其姊嘗與嬉怒扶之曰姊妹能相聚幾年後母爾也姊大慙年二十三歸同社王氏子殿卿年餘生一子歸十八月而殿卿遭危疾疾篤謂之曰吾病必不可為汝好自為計也烈婦慨然曰是何言與但令我自為計者我早已計之熟矣語訖目瞑婦矢死殉焉其祖姑馬氏防之未得聞馬氏者廣社人十有九歲適殿卿之祖學禮嫁數年而夫卒守節撫孤除服後縞素如心喪至七十不衰族人莫不

釵之烈婦入門後喜其婉而勤且能得繼姑心也適格愛憐之故防之嚴而死未遂也夫既葬椎髻操作步不踰戶惟歸寧始一出然非不得已亦不甚欲歸又年餘子又殤值歲稍歉家計益窘有傳其母氏之言者曰有事戚家家惟留幼女好來伴焉烈婦遂去居頃之日白幕有鄰婦來甚口烈婦素惡其人坐甚久語次諷之以改適弗答勸焉拒之又言詢之婦猶不已烈婦撫膺大哭曰吾心青天白日此言孰能慙置於耳也婦失色去蓋至是而烈婦之死志遂決矣抑吾嘗讀共姜柏舟之詩其詞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蓋呼母欲訴深衷而言之又恐彰母過則但有呼天而已則烈婦亦但有死焉已矣鄰婦去及晚烈婦語妹回家談笑如常語刺刺不休三鼓後始各就寢次日日出後房門未啟呼之不應排戶入則烈婦投繯而氣已絕就視之嚴粧如生内外衣斬然衣領袖俱連綴針乃納裹掛於壁帶盡死結髻髮亦忽膏沐光澤如夫未死時而凡房中衣物皆手自安置封鎖牀榻整潔舉家環集其祖姑皇皇然如不知所可狀

但點首咨嗟涕洟舉棺至其母見一切附身物早自備慟哭無已時其夫之從父隔所居三十餘里翼日置其八歲孫於籠以驢馱之來使衰經即於柩次曰不可使烈婦無後也

侯烈婦林氏傳

陰振猷

烈婦姓林氏復州義社林家店人父中江母呂氏自幼端凝有志操年十九嫁前村侯氏子名志仁侯氏昆弟五人志仁其季也父歿母存母依長男以居而令五子分爨婦歸侯氏二年夫病死婦即矢志欲殉後復聞有異議者遂投繯方其夫病危時泣謂婦曰吾殆不起矣汝可奈何婦慨然曰君死我即從之夫曰曷遽及此曰姑尚有四子不患無奉養者我零丁一身復何牽掛惟從君一逝併後來難處盡脫然耳逾日夫果死其家有分田數畝而志仁借貸欠債亦若干終七以後婦即鬻田完債或問之曰去此何以自存婦曰債未還使死者之心不了若未亡人在世能得幾時安必指此為生活卒去之既而其父憐其

少寡無子謀令改適女知之坦然若不聞將死之前一日乃歸家省其父母其母為殺鷄具食抵暮而返其父送之回悵悵如有失至夜半猶轉側不成寐忽聞窗外謾謾風起揚沙撲檣上聲甚厲毛髮森豎驚愕間倏窗外如列炬無數照徹牆垣急覓衣履弗得頃之覺益熾光芒起燭天及開門則黑暗無所睹但遙望前村有紅燈十餘椀冉冉導向西而致其母猛省曰我女殆死矣其父亦悟灑淚出門即往探問行至半途有提燈籠來者則是侯家送信人言其女已自縊矣死時甚從容衣衫整飭無愁慘之狀事在道光十六年臘月二十七日

烈婦年二十有一

重修州城記 清光緒十七年

廳

琮 越州人橫山書院主講

復州之有城也始於金遼而今之譙樓鼎峙者則明初設衛因舊城而修築之者也國朝乾隆四十五年興修以後閱八十餘年馬匪擾邊上憲諄諭郡縣修治城堡于時趙君聘之守復會駐防寶君勺費旗民兩壕三樓一律浚築將圯未圯豁如洎如者惟補葺其罅漏而已二十年來雨雪摧殘水土衝擊新者易剝舊者易圯光緒十五年楚北朱君來刺是邦下車巡視慨然曰是余責焉閱歲移商旗尉恩君稽趙君舊案而變通之計復境旗民所藉凡地若干畝畝課東錢百文凡若干錢旗民踴躍於是校丈程材上之大憲報可遂力任其事期月而錢集乃於今之三月卜吉興役出納有司都料有稽官綜其成民趨其事凡五閱月厥工乃竣琮來遊茲土適際其會朱君命志歲月余維版築雉堞之殷井幹烽櫓之勤固良有司事焉而朱君資力於民而民不怨者蓋平時詢民利病梳爬煦噢有以奮發其急公好義之心也故必閱歲而計事再閱歲而集

事其興也緩信於民也其成也速民信之也君子觀於此可以得為政之概矣
於是乎記州之士商與是役者例得備書

重修州城記

清光緒三十一年

張日永廩生

復州古臨襄也考磚城創建於乾隆四十三年厥後隨圯隨修莫可殫記其最
後則光緒十七年知州朱公補葺之今越十餘年又見摧殘南面坍塌五大段
約二十五丈西面坍塌二大段約十五丈其餘兩面黧脹不堪接補及海漫滲
漏女牆傾圮者不一而足甚至行人出入履險如夷夜雖閉闔如不閉等光緒
二十九年曹公蒞任茲土越二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乃聚紳商而謀之曰修
葺城郭是吾責也方今日俄交爭盜匪擾亂民困未蘇時艱孔亟况興辦學警
各項新政在在需款吾何忍大興工本重累吾民哉然城所以衛民也工商聚
於斯官民處於斯倉庫之儲儲於斯囹圄之繫繫於斯四方難民之避避於斯
是非徒壯觀瞻而實居民一大保障也昔春秋莒恃其陋不修城郭君子譏之

今不思患預防不惟雕敝日甚一日後欲重修恐益難為力且脫有不虞何堪
設想爾紳商盍共圖之於是邑紳李士儀倡捐於先一時紳商樂輸於後而犯
人姚天德亦願贖罪納醵慨出巨資款既集乃與城守尉際公吏目倪文源筆
帖式允元邑紳王襄臣等共董其事選材購料詎吉興工堆者疊之缺者補之
敝賑拆而重修之至城南壕水漸嚙垣基則直而浚之城上敵樓已無窗戶則
葺而新之自三月十二日起至今月初七日止凡修坍塌者七大段計四十丈
補海墘者一百一丈四尺修女牆四丈馬道門樓三座共用東錢五萬二千
七百三十九吊三百二十文工既竣上之大憲蒙傳獎諭州之士紳商民凡與
是役者宜勒石以垂久遠乃命余志其顛末爰為記而銘之詞曰 州城蕩蕩
民之保障衆志所成萬夫之望民保於城城保於德一勞永逸是誰之力歸之
與民民不敢居歸之與商商不敢當歸之士紳士紳曰吾何能有此歸之曹公
曹公不自以為功嗚呼有德不德有名不名勒之貞珉永固金城

復邑科名記

劉星黎

吾邑之科名傳聞自温璇

字待老前輩始

間係奎星樓建修之年樓建自嘉慶辛酉

相繼者王恂齋

信李爽軒

與趙繹菴連恂齋係嘉慶甲子舉人爽軒

辛酉貢繹菴係嘉慶丁卯

同科舉人吾鄉自居民以來科目艱澀至此忽踵接襪連想天地鍾毓之氣磅

礴已久故際此而一發之與後間兩科洎丙子徐雲莊作霖實領鄉薦至己卯

旋成進士吾鄉之貢士自此始矣至道光辛巳恩科有孫潤亭心田後十二年

壬辰有孫慎卿德先又十五年丙午有劉譜唐祖堯又七年咸豐壬子癸丑有

徐仲皋

膺臣又字韻初號東沙

聯捷詞林我朝景運日新人文蔚起定鼎以來二百餘年

茲邑之翰林至此乃一見焉意者文運聿開蒸蒸日上高科巍甲庶幾其繼起

不衰乎乃越九年同治壬戌則有張柳堂延緒寶中副車又二年至同治甲子

乃有滿人吳蘭亭

恩貴

蓋復之滿人自此有鄉榜矣至丁卯漢人有韓錦川雲

滿人有張子昇連甲一科而滿漢齊捷亦吾鄉從前未有之事也至庚午有

滿人李子安寶綸後開三科中有元年恩科至光緒己卯有漢人李建侯樹聲至壬午有滿人那虎臣寅卿總計前後不下百年得科名者祇十餘人而且貢士僅一見詞林僅一見何偏僻之甚乎光緒乙酉秋闈報罷愴懷身世不免坎坷因屈指過來之人數於是乎誌

光緒壬午那虎臣登賢書後越十二年光緒甲午復有漢人王紹班文超開三年丁酉又有漢人曲子鰲占元吾鄉科名於此結局科舉之制旋亦停廢時少序師已逝世原記未及加入今足成之張家璠附注

祭姪稿石刻出海記

劉星黎

顏太師祭姪稿其書法之佳古人言之已詳且盡固與爭坐位同為希世寶也向祇傳諸海內遼東人未得親見此石道光十三年復州西海長生島鶯窩風折商船貨盡飄沒舡主撫楫大呼曰諸物不足惜麻袋中兩寶石摸得者當以五十金贈衆莫之應次年春業漁某網諸海濱置豚柵側用以作礪具所謂美

玉而砥砧者也六月間富人趙公西林避暑海上囑工覓搗衣石工曰某石本天成不琢可用且無須多金引視之則祭姪文刻也字雖模糊諦視方偶未稍殘缺鄧秉恆所云數經水火終莫能濡焚者其以此歟遂以制錢二千文購獲之初猶疑為膺本未甚寶重是秋賜進士出身強公杏齋來牧是邑訪知之詣石詳核大驚喜曰此確實章錄所載顏魯公祭兄子季明文稿也公無疑須珍度之遂搨印若干篇走送京師京師亦寶貴焉自是此石乃著名丐搨者踵接無虛日未幾趙蕭索兄弟舉石分之如潘氏子之於絳州帖久之饑驅食迫欲留此石不得適任復州吏目趙公法之以五十金得其兄之文稿原刻一石以東錢百二緡得其弟之諸名人跋語一石由是藏儲官府貧士之欲搨者維艱同治十三年趙解篆橫山書院山長徐韻初先輩集諸生欲為留石舉未果而此石遂作趙歸裝矣余生也晚未獲親見此石亦未詳此石至復原委偶與海門先生談先生掀髯傾倒歷述巔末且手出短簡以示簡中兼載近人諸跋語

如萊陽孫小山
連陽朱詔九等

余捧覽之下甚惜見石之晚尤惜見石之不晚者而亦未能終
有此石也嗟乎以希世寶傳之海內百千年至復四十餘年後趙載者贈廷紹
民雍府尹輾轉入都中嵩犢山宅內諒必珍之重之寶之愛之而不復允諸水
火中矣爰為之誦蘇長公石鼓歌末四語云

重修娘娘宮北灘石橋記

民國七年

張時宗 拔貢生

蓋聞造修橋路平治道途國政攸闕亦善人是賴誠以便交通而利跋涉莫此
為先也復縣西南五十里有娘娘宮鎮焉為古北青海口其灘北舊有石橋即
盛京通志所載北青渡橋是也年久傾圮隘為窪塘地當通衢無能繞越車馬
絡繹載胥及溺每屆春冬時虞凍斃行者苦之而相沿多年無人修整有天后
宮住持僧定志者號循菴髻齏出家清修梵行萬善同歸一塵不染綜其半生
所修寺院不下十餘處獨任艱鉅未嘗托鉢募化而願大能成均經就緒他如
立學校建道場種種善舉類能不辭勞瘁蓋苦行僧亦實心人也於前清光緒

三十年秋僧獨出貲修築灘北石橋恐其年久而易壞也則不為其美而為其固慮其夜行之涉險也則不取其高而取其平築時先將塘內淤泥挖三四五尺不等以見底為限隨地勢之高下以石礫相填砌寬丈餘長百餘丈共三段閱月餘而功成路人稱極便馬時有建議立碑頌德者僧不自居功固却之越今十餘稔畧有損壞僧又修葺而延長之工既竣附近數十里村人重提前議僧仍固辭且曰碑有泐時道無窮期若節樹碑之費為繼續修理之資不尤善乎衆終不忍沒其善於是鳩貲勒石屬記於余夫祖龍鞭石跡近荒唐靈鵲填河事涉幽窅而千古傳為美談文人形諸歌詠况此穰往熙來同臻彼岸車馳馬驟如履康莊宜乎靈鰲聳峙永傳載道之口碑恨無司馬才華不稱題橋之手筆惟以地當左近工作親瞻非故事之相將謹垂實錄願有基而無壞敬俟後賢

華仙祠碑銘並序清嘉慶二十一年

煥 明城守尉

聖天子嘉慶二十一年復州刺史何立齋先生建漢名醫華元化祠於城南既落成命予為文以紀之明武夫也咕嗶未習於勒石之文豈敢率爾操觚者哉然予於立齋之行事也知之最深於華仙之靈感也聞之有素或述之略不失實耳嘗聞不為良相則為良醫若立齋既現宰官身以說法其愛人之心不獨衣之食之亭之育之也又念夫老弱疾病之為害乃假神道設教以濟之蓋自漢至今惟闕聖帝君神靈最顯著溯其威震華夏之時則有仙師華元化為之醫與之友矣夫與聖人為友者其人即為聖人與神人為友者其人亦必為神人是以仙師之靈應自荆襄至於京師遠及滇越無不廟祀之今京師所傳靈方感應靈驗尤為昭著獨復郡缺然亦仁人之所嗟嘆者也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如立齋先生既創其始則諸君宜乎踴躍從其後斯亦仁政之一端也予既觀其盛乃為銘以頌之詞曰 有漢之神醫今日之

莫見兮廟貌如生靈感以遂願兮使羣黎之無病成一人之善兮億萬斯年香雲之不斷兮

張乙青先生墓誌銘

榮文達

金州人
優貢生

復州張乙青光緒乙酉三月卒於潘垣其弟紀亭扶喪歸次年陳君筮伯道紀亭意來乞銘於是榮文達曰余不能倡學者為私謚又不工文雖銘奚賴雖然余嘗友之而知其志今不能已於言也按先生名振甲字乙青其先青州益都人遷蓬萊後遷復州祖父敏父運沂皆業農母夢綵鈴之祥而生周歲視掛壁字指愛之如夙好長益軒舉冲襟曠悟博通羣籍年二十補弟子員文譽日茂與吾鄉通材碩彥角逐壇坫所造亦益遠尤篤內行力踐古人乃甫貢成均而卒年三十有九嗚呼此余所語陳君天道難知者乎乙青天懷卓越膽力兼人童時就塾晨夜獨行值社劇傾塾往觀伏案自若為學冥心孤往或抱持幼弟間以操作茫然不知失墜行街衢或誤觸行人人目為癡嘗讀書石城山巔看

雲步月化游塔喪寢夢古人杳不覺人世何事乙青亦自言生平得力於石城者為多辛未歲房君毓琛謂余曰有張乙青者試作筆氣灑落他日勿失此人次年過於場一見論文指摘無忌後不恒過每於友人訛乙青進學境遙聞之未嘗不服其猛也吾鄉數千里者儒宿學不易遭士之有志者不得已崛起而求諸古惟朋友證訂恃為得力乙青既近葛樵溪先生又盡以館資購書及帖如富貧賈蓄而私莫過也其尋徑探津凡經學詞章無不銳於窺涉大約志遠而氣盛思欲成器有所建樹於文養根以俟自至恥笑少年之弄翰邀譽者而卒不獲遂豈人趨之而天限之歟抑士不生網羅壅植之時雖成且湮於僻壤而並其著述事業奪之歟嗚呼世風至今日如洪爐熾焰之入物輒化雖有强者幾於揉筋挫骨模九州而同面乙青負性行向人復質直無飾獨其破糲糲飯茹冰水於長塗旅館之間終不稍移以嘗衆人之好此余既信乙青之必將有成而又歎止此而莫顯使後之志學者無由聞以自壯為尤可悲也往者四

五同志覩吾鄉海氛邊處每樂談中興以來立功桑梓之士乙青在座故豪飲相與上下古今意氣激昂乃悠悠數年來國家歲進多人同輩鮮得志而乙青且死矣當世久無育才君子稍加悼歎乃至求此人之遐時一方藉以慰勉落寞而亦不可得則余又蒼茫四顧而不獨為乙青惜也乙青娶周氏子二如四兄弟四人其三弟振綱字紀亭才相埒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乙青於某山之陽余舉所知為之銘以勉紀亭信幽光之必發以質陳君使世之考獻者取徵焉且當余墓門一笑並杼諸同志之恩銘曰 居海濱有一人生於苦死於屯靈可府名不腐化英光照吾土

張公攀躋墓誌銘

陳登瀛 庠生

余自束髮就傅即聞吾鄉稱望族者僉曰南闕張氏列儒林為名宦明經而擢秀者踵接且襁連也何景鏐綿長一至於斯閒嘗訪之父老考其家乘知規模宏遠先河後海則自誥奉中議大夫攀躋公諱思齊以孫延緒字柳堂筮仕直

隸屢蒙恩詔嘉獎而推恩以及於公馬先是公父諱國本字道生由山左登郡
蓬萊東南鄉航海北上擇居於復城西北之丁家屯至公而遷於城之南闕道
生公四子伯仲皆絕嗣公其季也持家維謹教子有方素不精風鑑每遊覽西
山見水抱山環輒怡然自得慨乎有隨武子九京之思公沒後延師卜吉兆迄
不得當竟以此地葬公亦竟以此發祥吁異矣公卒年六十有五元配杜太淑
人合葬於茲子五女三季子蓬萊公字仙洲有懿行鄉里胥敬重之而官斯土
者亦競式閭焉洎仙洲公之孫家翰又以茂才拔萃與柳堂後先相輝映懿與
盛哉非公厚德貽謀烏能致此此宜銘銘曰 以道為藩以德為根起家寒素
食報子孫綿無疆之業而為不祧之尊八龍其族駟馬其門身名俱顯手澤常
存西山之石南郭之村

汪母李孺人墓誌銘

張家璠

往者邑人表鄉先生汪公心齋修墓之舉余既為之記以鏡諸貞珉越民國五

年而心齋公元配李孺人以十二月念八日年七十有八先心齋公而卒葬於
縣城東大房身之原汪氏族及里之人謀壽石以傳之其次子鴻順狀孺人之
行實來徵言於余曰吾兄弟荐罹閔凶慘怛哀慕不知所出惟吾母之摯行戚
族黨里蓋耳熟能詳宜有不得沒者子為誌以辭庶其有聞於後余不敏不敢
以謏墓之言貽博雅笑然一遇至行感人庸德淑世事心勃勃不可遏恆喜聞
而樂道之以為來者勸矧如孺人終始其行者乎孺人母家李氏處士諱作彥
公之女年二十一歸心齋公時家道不甚裕孺人綜理內政罔有遺失晝潔酒
漿宵治麻枲耕奴織女督課有程以故心齋公得壹厥心力以治生人產而資
以日雄孺人寡言笑天性敦篤事親以孝聞歸數載翁以病淹牀褥孺人侍湯
葯靡廢離厯二年如一日其教諸子也不威而嚴諄諄以勤儉為克家保世計
諸子得各具職能今之哀然成立者姆教之力居多晚年信奉基督教於博愛
救世旨心有獨得其族黨中之貧乏者疾病者輒賙賑之無吝色而尤以世俗

迷信為可嗤臨終囑其家人凡香燭酒醴楮帛芻靈之屬概勿用孺人之性行如此卒其世疏戚愚良一無間言嗚呼世風至今日天下相俗以戾相盪以侈龐然斃矣自公卿大夫少完德鄉曲里巷有一二合乎中庸之行者而世顧庸之其或女婦然尤寂寂焉其庸之也其難之也是亦教之熄也王荊公曰聖人之教必繇閨門始余於孺人有感焉孺人生四男長鴻運業農次鴻順清邑庠生三鴻興四鴻春以營商著女二一適馬氏一適周氏皆稱賢孫十四人兆璠最有聲銘曰 年逾古稀不謂不壽既富方穀荷天之祐令德令聞千秋不朽寔茲祖妣克昌厥後

徐韻初太史詩序

李鶴年 錦州人

庚辰秋七月徐君韻初自安陽歸復州越兩月其叔月溪媿丈以書來曰韻初歸而病病數日竟不起生平著作皆散佚僅存詩三百餘首遺言欲子為之序子其勿辭余聞之悄然以悲念與韻初交三十年所期於君者至大且遠今竟以詩人終夫豈韻初之志也哉君貌修偉伉爽有志節弱冠時文名噪甚試輒冠其曹登己酉拔萃科廷試第一觀政工部旋舉進士入翰林一時皆以公輔期之而君視之泊如也改官直隸肥鄉縣令末期年政聲大起制府慶公稔君才欲以首邑任之會丁父憂去職服闋遠不謁選歲丁卯鮑春霆軍門駐軍南陽延君入戎幕君為畫策大破賊於尹澧河叙功擢直隸州牧加知府銜賞孔雀翎人以是為君喜君視之漠然也君既不樂仕進鄉里齷齪者流又鮮當君意者遂往來直隸間居安陽最久訪四溟山人謝茂秦墓葺而新之嘗遊蘇門登大伾覽太行王屋之奇勝足跡所經輒發為歌吟以抒其胸中抑塞磊落之

氣詩境因以日進今歲暮春來遊大梁與余一燈話舊酒酣耳熱談天下事唏
噓悲吃有烈士暮年之感未幾余赴濟寧君亦別去第三子珣君督也學治古
文君頗喜之別後以書寄珣灑灑數千言述詩古文詞源流上下古今議論皆
不落凡近嗚呼孰意竟成絕筆耶韻初艱於嗣五旬生一子名五雲君歿五雲
亦殤余重韻初之才而哀其畚故為詩序以永其人後之覽者於詩見韻初可
也以詩盡韻初不可也夫詩韻初之餘事君之志固不欲以詩人終也余惜韻
初又不禁為天下人才惜矣月溪端文當不河漢斯言

書張節母第孝碑陰

陰振猷

予蓋傳張孺人之事而慨然也譬之山嶙峋截業與峭幽窈之勢知其脈之下
必為平遠也譬之水滌洄激溢濤瀾怒發知其溜之必行為暢流也豈惟山水
惟天與時亦然春陽熙茂日照風和遊其宇者解不洽其雍熙而不知其實由
閉塞成冬之候雪雨霜霰固陰沍寒又益之以凜風冽氣於是閉之無可再閉

塞之無可再塞而後啟焉通焉而融為春蓋數窮則變物極則反道固然也而况於人乎孺人以金玉之質凜松竹之操其數十年中之事親教子持家以及所歷之勤劬困頓有骨氣女子概多仿倣獨其抱守夫子遺經使藐諸孤哀然成立困阨抑塞卒不廢學遂能使一脈書香上延祖考下薰子孫予於是深嘆張氏真不虛有此婦而是母亦定不虛生是子也某月邑學上其事大憲大憲為之彙奏請旌其子以賜金立碣示榮也於序倘亦所謂春陽熙茂時耶抑予嘗過東山登高北望其山川在州治為特秀而峭厲廉悍之氣逼人知其地必生奇行之士則如孺人者將亦女士之先見者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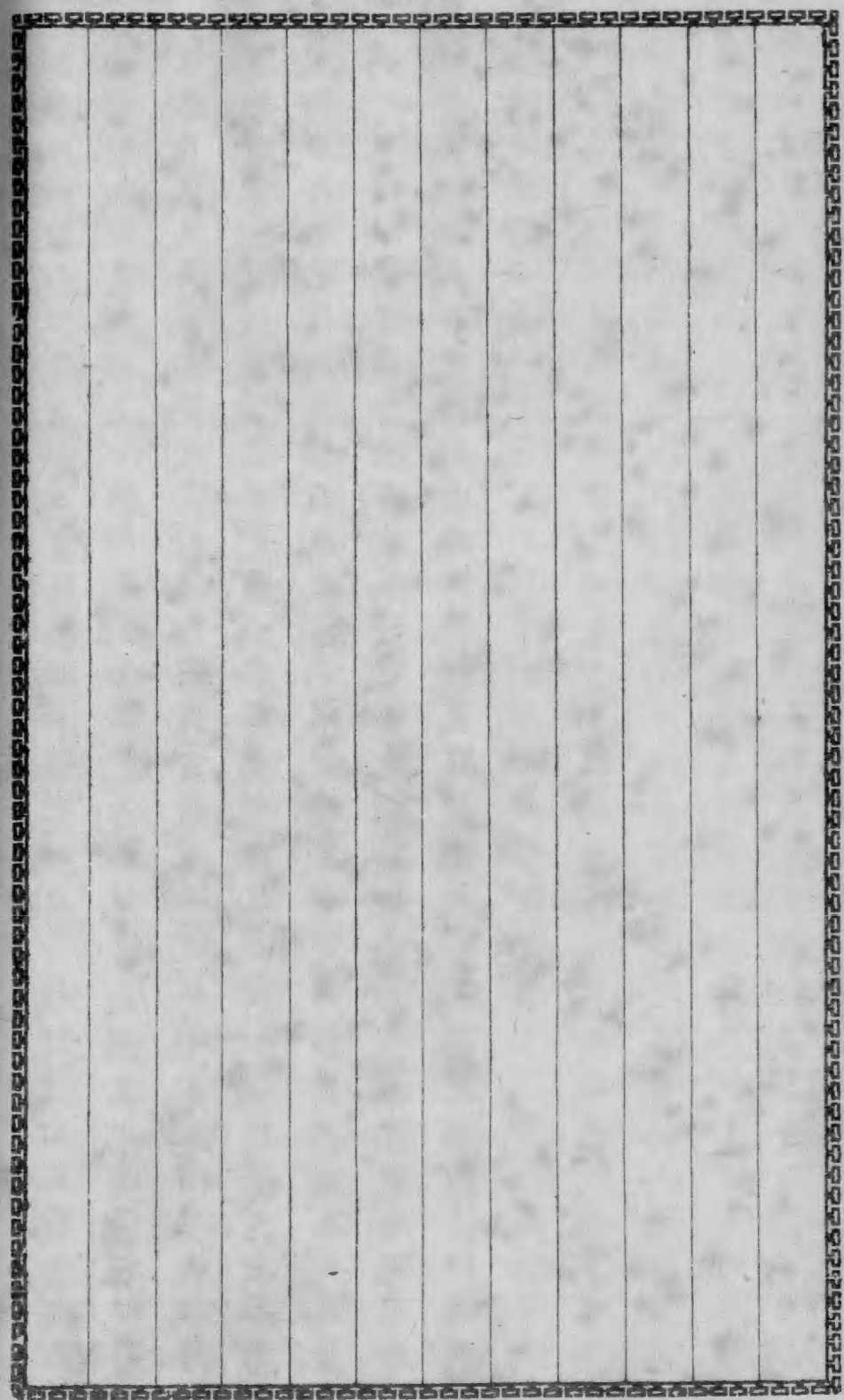
跋顏魯公祭侄稿

張時宗 拔貢生

唐顏魯公祭侄季明文稿越今千餘年中經宋陳子微元陳伯敷明羅念庵文徵明清節元固翁覃谿諸先生題跋或攷據其事實或稱述其書法精審詳明後人莫贊一辭自元固後不知何時上石流傳誰氏相傳有南船遇險於復邑

之西海船主謂土人曰他不足惜有二寶石沉海得者當酬以巨金人爭涸之
竟不可得道光間漁人於邑西南紫駝峯下之老古島網得二石一長四尺餘
即祭侄稿也一長六尺餘則跋文也高均尺餘漁人不識重寶用砌猪涸故字
跡頗多磨滅時有邑商趙明道者愛其光澤購以為砧詳加辨識乃知為魯公
書州少尹趙公良楷字瀉之工書法聞其事以東錢百五十緡購置於邑南關
之永豐寺督工拓印士紳與其事者亦均得分潤趙公去任日邑中翰徐韻初
時主講橫山書院倡議留石未果後歸復州知州王公廷楨以石獻於奉天廷
紹民雍府尹自此遂輾轉入於內府不可復見矣元固稱原稿為明大司馬聶
雙江珍藏子孫傳守百餘年數經水火皆莫能濡焚固已奇矣而此次石刻復
沉沒於驚濤駭浪中太倉稊米未足喻其細微况復歷年已久泥沙冲淤潮流
鼓盪即使幸獲其一雖非完璧已為難得而此二石乃雙雙躍出如豐城寶劍
之不可分離不尤奇乎蓋公之忠義憤發至性過人足以參天地而貫金石格

豚魚而避蛟龍其豪氣精光實有歷劫不壞之魄力而題跋諸公又皆歷代名賢鑒別大家書蠅頭之小楷附驥尾而益彰海若效靈島嶼生色同時發現蓋非偶然也天后宮老衲定志精通內典嗜古情深手藏拓本多年秘不示人壬子秋余宦游倦返訂為方外交因以此帖見贈披玩之餘如獲拱璧夫蘭亭瘞鶴均以出水見稱而未若茲石之出沒離奇尤徵神異惜拓少工劣而又祇曇花一現使好古者欲訂金石之編續寶章之錄幾如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即此余所以撫茲吉光片羽愈為珍悅也爰據傳聞較實擬要紀其巔末以為博古者之攷證云爾



說八景

盧世鐸

景何奇以不經見而見之為奇不經見之景多彼此較而一景獨爭勝則一景出而衆景俱為之失色復邑三門東曰明通南曰迎恩北曰鎮海城牆四景東曰木欄磚磚俱橫而一磚獨豎二木欄之傳之不知何說西曰竹子石石紋理成竹儼若繪圖南曰鏡兜石日當辰已貼牆視之清光盈盈徑數丈圓大如鏡北曰鷄鳴地甕城外以足蹴之聲與牆應如鷄鳴焉然此皆未足為奇東南距邑數十步有平崗崗上古塔世傳為唐朝敬德建修塔側有寺題曰永豐歷代碑記自有明天順始迎恩門外有石橋當日落時立橋視之四山俱黑而塔尖一點赤如珠霞光煥采金碧交輝儼若玉宇瓊樓迥非畫工所能擬竊思塔高不過數十丈以敬德武人惡知四圍山中此處獨缺日光莫能掩又惡知千百載後又有從而建寺其側以壯物色而增大觀古人豈故為此不孑孑以自娛樂樂後人耶嗚呼奇矣近邑奇景奇莫奇於永豐夕照

永豐夕照第一

西屏曉月為橫山郡八景之一。余村距山頗遠，未從過而問焉。即偶過之，而時非秋日，未嘗身親目覩其奇也。己亥秋，州尊鮑以斯題試童通場，無真解者。余適在城，遍謁縉紳先生如范秀峯、逢庸、然孫六吉諸前輩，素稱宿儒，悉以存參答之。或曰：山之陽有古刹，士人讀書其中，值中秋步曉月涼沁心脾，以是得名。或曰：山之勢將盡處有石磳彎曲似月形，適當寺之東南，故名曉月。茲二說者，余竊疑之。夫景不奇不足傳，傳亦不能永復。邑縱橫六七百里，山重水複，詎無一二名勝足備八景之數，而顧以平平無奇者羣相競賞，謂醒心娛目不亦鄙乎？且山也，月也，所在皆是也。何山無月，何月不曉，而山之逶迤曲折如月者，蓋不乏矣。而何取於西屏也哉？蓋嘗思之，西屏在邑西北，距城二十餘里，駱駝峙其南，礦山聳其北，而老古峪鷄冠白山列其東，層巒疊嶂環圍，朝拱蒼翠，宜晴宜濛，宜雨聳碧，宜煙攢玉，宜雪而獨無取於曉月。山之西低嶺平阜，登眺一無所覩，第見大海蒼茫，森渺無極，其或水漾半規，金橋千里，而或浮光耀金，靜影

說八景

盧世鐸

景何奇以不經見而見之為奇不經見之景多彼此較而一景獨爭勝則一景出而衆景俱為之失色復邑三門東曰明通南曰迎恩北曰鎮海城牆四景東曰木欄磚磚俱橫而一磚獨豎二木欄之傳之不知何說西曰竹子石石紋理成竹儼若繪圖南曰鏡兜石日當辰已貼牆視之清光盈盈徑數丈圓大如鏡北曰鷄鳴地甕城外以足蹴之聲與牆應如鷄鳴焉然此皆未足為奇東南距邑數十步有平崗崗上古塔世傳為唐朝敬德建修塔側有寺題曰永豐歷代碑記自有明天順始迎恩門外有石橋當日落時立橋視之四山俱黑而塔尖一點赤如珠霞光煥采金碧交輝儼若玉宇瓊樓迥非畫工所能擬竊思塔高不過數十丈以敬德武人惡知四圍山中此處獨缺日光莫能掩又惡知千百載後又有從而建寺其側以壯物色而增大觀古人豈故為此不孑孑以自娛樂樂後人耶嗚呼奇矣近邑奇景奇莫奇於永豐夕照

永豐夕照 第一

西屏曉月為橫山郡八景之一余村距山頗遠未從過而問焉即偶過之而時
非秋日未嘗身親目覩其奇也已亥秋州尊鮑以斯題試童通場無真解者余
適在城遍謁縉紳先生如范秀峯逢肅然孫六吉諸前輩素稱宿儒悉以存參
答之或曰山之陽有古刹士人讀書其中值中秋步曉月涼沁心脾以是得名
或曰山之勢將盡處有石礪彎曲似月形適當寺之東南故名曉月茲二說者
余竊疑之夫景不奇不足傳傳亦不能永復邑縱橫六七百里山重水複詎無
一二名勝足備八景之數而顧以平平無奇者羣相競賞謂醒心娛目不亦鄙
乎且山也月也所在皆是也何山無月何月不曉而山之逶迤曲折如月者蓋
不乏矣而何取於西屏也哉蓋嘗思之西屏在邑西北距城二十餘里駱駝峙
其南礦山聳其北而老古峪鷄冠白山列其東層巒疊嶂環圓朝拱蒼翠宜晴
空濛宜雨聳碧宜煙攢玉宜雪而獨無取於曉月山之西低嶺平阜登眺一無
所覩第見大海蒼茫淼渺無極其或水漾半規金橋千里而或浮光耀金靜影

沉璧其八九月十三四之曉月乎其或潮平水流橫滾全球而或浪掀濤湧奮跳明珠其八九月十五六之曉月乎西屏之奇其為斯歟惜余過之未逢其時也故為斯說以俟好奇之士身親而目覩之

西屏曉月第二

境由人造幻自心生境造不已幻久為真一人唱之千人和之數百年無一人敢辨一辭如復邑八景之爛柯遺跡有足怪者如謂人世無仙通達之士不言此然所謂仙者朝北海暮蒼梧行無定跡而所居必福地洞天迥非人世所能到乃荒山土阜無一樹木為樵豈所往來牛羊所踐履而曰此仙人盤桓之所豈理也哉邑之東南有山曰象棋飛距邑百二十里舊傳為爛柯遺跡處予嘗至其處尋遺跡馬山圓大多石石工鑿碾礮其中春秋不輟其西南岡有巨石方圓四五丈面頗平坦上有象棋空盤行疏斜不甚清整似石工鑿未久者噫此與熊岳之張果橋手印驢跡奚異焉嗚呼山不雅秀地無幽險着棋何仙爛柯誰氏傳自何人何年月日雖欲辨之又焉從而辨之夫少見多怪予心耻之

然以齊東訛傳稱為佳話識者能不循名而核實耶縉紳先生其為余詳解之
爛柯遺跡第三

余僻處林巒隘於觀視嘗讀書至目極千里竊謂此古人無聊之極思窮愁之
幻想書不盡信不以辭害志也乃吾登橫山而恍然矣橫山在邑西島高幾千
尋綿亙海岸南北平削如列屏會重九予與二三同人携酒登眺時宿雨初晴
清空如洗西望遠山大者如舟小者如拳圓者如倉庫長者如綿帶同人指而
目之曰此錦州山也計水程不下八百餘里南望則蟒山外煙水蒼茫渾無際
涯蓋不知幾千里馬夫乃嘆古人不我欺而書之不可不信也抑又思之畫工
有三遠圖曰高曰深曰平世人不以高深為遠而惟取於平遠即其目為平遠
者不過十里二十里至百里盡之矣盲於目者勿論而短於視者語之而茫然
即眈眈者瞻前不能顧後如面墻焉又甚焉者見掌不見指焉若而人者即手
提面命彼亦必漫然應啞然笑不與予書之不信同可哂者幾希

且天之生物以為用也生於古者用於古生於今者用於今大材大用小材小用雖極之一技一藝一草一木而凡有裨益於人世利於民生者無不適肖其用蓋比比也而吾獨有感於龍口甘泉泉在復邑西南長興島嘗考地脈起自邑東北老古塔經百有餘里至獅子石渡海而結黃山其一支北去一支西行落平崗穿田渡坂低嶺平阜逶迤四五十里至長嶺南行過峽兩山相抱而成大澗深谷曲折怪石嵯峨大澗將盡而泉出焉泉初出石洞粗若巨桶奔流澎湃清且冽經沙石淤泥洞沒而泉自石隙噴者如匹練自平地湧者如跳珠南流入海經二里許夏不息冬不凍其寒振齒嘗之頗澁以大海環繞出自石洞故曰龍口味不苦故以甘名之第思茲泉若出自通都大邑可供萬家而乃置之窮山野島為牛羊所踐履為牧豎所濯污蕭條寂寞幾與草木同朽抑獨何哉雖然古今來有用之材蕪沒荒煙蔓草間老死巖穴者曷可勝道而泉獨以虛名佳話流傳人世非泉之幸乎嗚乎造物生之人世遺之有材勿用曷如勿

生子每求其故而不得若泉猶其小焉者也

龍口甘泉第五

山水四注無所洩滙成一泡縱八里橫五里在邑西南距邑三十里予歲暮過此第見層冰冽冽日已晡投野店宿焉店鄰泡枯荷作薪蓮心為茶具蓮子藕根茨實菱米飲食客夜聞有聲如憂銅清越以長土人曰泡中蛟鳴矣忽大聲如霹靂如鳴鞭自遠而近屋宇震動予駭問之土人曰蛟穿冰裂居人聞之習無恐也曉視之冰厚三四尺回折五七里雨冰撐立中空如房予駭嘆移時既問及荷風土人不知所謂但云花開時泡無隙地予流連久之以未逢其時為憾明年予重經此地適置秋夏之交微雨初晴清光漣灩水天一色花大如盤葉擎似蓋其中已開者半開者未開者將開者高者低者斜者垂者紅綠相間燦如雲錦微風徐來清香四溢撲鼻襲人十數里殊勝焚椒蘭也抑予聞之叢蘭光瑞嘉禾呈祥古今來物無虛生氣相感也而蓮德比君子若是之大且多得勿亦為祥徵意環泡千百家有隱君子生其間乎而何村落離離居人穰穰

歷有多年而久不聞也姑徐待之 水泡荷風 第六

邑東北二百里有溫泉出自平地土人結廬其上以為沐浴滌垢之所泉眼沸如湯不敢染指稍遠鑿池引別水參之始可浴流為溝洫經四五里許嚴冬望之氣蒸蒸如甑在釜初啟籠近岸數丈無冰雪草青蔥與春夏無少殊或曰帝堯時羿射九日落處也以予所聞見即茲遼東一隅溫泉不下五六處何落日若是之多是則未可信也或曰溫泉下有硫磺水自硫磺出故熱如湯迄今溫泉俱帶硫磺氣是其明證理或然矣考方書云硫磺味苦性熱有毒然能療冷積冷風頑痺腰脚膝痛諸症且善殺蟲除癬疥惡瘡誠以熱能治寒浴之汗利百節故有疾者飽食而浴往往汗出而愈也獨是硫磺得火即燃遇水則熱物之性誠不可以常理測者而能用其力收其功且遠其毒人為萬物之靈豈虛語哉故天地間無不可用之材亦在人而已矣 溫泉滌垢 第七

龍之為靈昭昭也龍有潭潭亦靈焉潭自靈乎以龍靈乎異聞異詞有足誌者

邑東北七十里有山曰龍潭山勢如合抱獨缺東北石牆環山脊東北重門俱
頽地距門里許有石碣鐫所轄地極廣濶舊傳山冠姜興本古城也山之中有
潭潭外四圍皆石基潭中南北一石墻分潭為二土人云旱極則墻之東水僅
四尺許墻之西南水青黑深不可測潭上龍王廟禱雨輒應予暮秋至滿山遍
草木風過時潭中空無一葉亦神奇矣儒程先生云潭之奇奇在冰花土人云
春分前後始見之曾與其長男翼經至此適值其時冰厚四五丈裂亦如之上
下一纒如銀墻晶瑩奪目履冰遍視有如梅花者有如松如菊者最奇者有如
近世之格扇中起白稜旁俱黑線稜之長短格之大小不差分毫復邑八景此
為第一嗚呼平生好奇奇不至此予以所見所聞靈異若是彼天台雁宕東岱
西華以及西湖彭蠡洞庭諸勝地其景之奇不知更當如何也願安得遍歷九
州山川覽其靈異為人生之大快也哉龍潭靈異第八

乾隆四十五年歲次庚子八月復州城工告成恭紀四律

其一

陳

銓

順天大興人
復州知州

萬年天子萬年城龍虎風雲不日成
五十四層磚似鐵百千萬塊石為楹
遠水圍東郭縹緲崇山拱北平
自是聖朝垂鞏固微臣何幸亦留名

其二

東南民物似雲屯保障新成控海門
萬堞風煙迎曉日百年父老荷殊恩
經營乍聽歡聲徧鎬洛爭傳舊事存
安堵不煩勤夜柝一番締造孰堪倫

其三

簡命雙旌下九重指揮到處屬司空
不嫌昔日規模舊祇覺今朝氣象雄
古塔晴開雲五色高樓煙鎖樹千叢
從茲譜入橫山誌遼海茫茫幾處同

其四

功成應許召天和瑞靄朝浮海
不波史筆淋漓書大有文星璀璨
兆巍科官如

傳舍終將去字入懸碑詎可磨
承修年職名俱刻石於城牆之高處寄語後來賢刺史網繆未雨
賴君多

連東懷古

張振綱 歲貢

君不見上古混茫初開日大水有六遼其乙洪流劃分半壁天遙拱中原氣鬱
溢廢興沿革幾經年千山疊疊水涓涓誰言城郭猶如故登高覽古心茫然營
州舊治那可覓箕子遺封今寂寂行上孤魂不可招日夜流波空湍激公孫僭
創復何如可憐京觀埒浮屠只有管公舊遊處至今父老式公閭等閒魏晉夕
陽收小醜跳梁又幾秋四海瓜分如置奕勾驪乘閒據平州隋唐天子耀神武
自整戎衣親桴鼓八大將踐童謠始得一朝恢故土駐蹕以後三百年遼金
萌蘖漸蔓延逐鹿雖然輸捷足雄圖伯業振三邊可笑朱明邊事壞日蹙百里
甚矣億庸臣誤國復何誅亦有老謀計轉疏啟漢亡秦自天意王師無敵夫豈
徒偃兵息民承平久宸區共幸登仁壽士食舊德農服疇化媿岐豐觀童叟遼

海亭邊信步行高瞻遠矚總移情未得赤蛇卜窮達羞將白豕論功名化鶴仙
蹤竟渺然千尋華表入風煙士諉詩句人爭誦佟萬文章世不傳富貴由來東
流水神仙底事空復爾白雲木葉春山多何不扶藜携酒唱醉歌

遼東懷古 三首

于華春

塞上荒城落照深北來形勝接雞林中天星宿分箕尾大海波濤咽古今華表
已空丁令跡雲山猶見管公心行人欲問當年事風雨蕭蕭啼暮禽

妖氛早已動黎陽浪死誰憐在異鄉千里舳艫沉海窟六軍魂魄哭沙場士龍
自縱秦人謀鸚鵡休嗤遼郡王回首襄平城下路白雲秋水兩茫茫

秦王走馬出神京十萬熊羆渡海行天子何勞鳴戰鼓旁人未必不知兵垂鞭
空解籌三策傾庫纔能贖一城太息營州親祭處西風回首淚盈盈

追賦遊龍泉望海二寺用太白夢遊天姥吟留別元韻 張 俸

是處有瀛洲探竒何須遠相求名雖異天姥連天拔地堪同睹列岫峩峩一帶

橫柏如重郭松作城西瞰遼海三千里碧濤銀浪雪山傾放眼南溟窮吳越絕
頂直欲摩日月攀蘿緣石磴迴看萬丈溪深流隱隱如匹練衆綠陰翳野鳥啼
亂枝摩崖出層巒接天梯仙風時過耳恍惚聞天雞朝暉夕陰渾無定萬千氣
象眩目暝中峰古刹號龍泉峇嶺勢壓衆峰巔野芳發兮宜雨嘉木秀兮含煙
怪石虎踞霹靂難摧削壁對峙五丁莫開幽谷盤迴疑無路白雲深處隱樓臺
忽激流兮鳴萬馬幾飛瀑兮懸空而齊下我欲駐此兮不歸車避塵俗兮亂如
麻悵樊籠之難脫空太息而咨嗟從茲胸次開茅塞何年海外卧煙霞嗚呼哉
快意當前幾過此寔堪草草付流水追賦新詩待我還更將仙境告人間橫山
東望有仙山向平願畢重來日全將白髮換童顏

永豐寺

張 倅

古刹何年號永豐巍哉殿閣聳晴空幢幡幾見來文佛香火惟聞視祝融塔影
平鋪芳樹綠山光倒綴野花紅遊人指點蘭田墓芳草萋萋夕照中

道經橫山

張俸

拔地連天鎮古州，峒堯傑出海西頭。
南牽列岫皆回向北，挽狂瀾欲逆流絕頂。
雲光常護日，半空塔影幾經秋。
何時携得東山履，獨上重霄一快遊。

乙亥秋登色東太白山

張俸

耳熟太白山，四十年今朝才得一遊觀。
五峰高竦雲霞動，衆壑陰森草木寒。
獵客逐禽超絕巘，牧兒驅犢上層巒。
山翁傳說仙人洞，常有妖狐夜煉丹。

白山三石城

張俸

三城高據太白山，石壘巍巍不可攀。
畫角無聲人跡杳，日聞山鳥叫闌闌。

吳姑城

張俸

百尺高城萬仞山，盤空一綫路迴環。
吳姑據險終何濟，空說一夫可當關。

龍潭山

張俸

羅列兜孫護半腰，孤峰獨聳插雲霄。
須知千古稱靈異，只在空潭早晚潮。

蓮花泡為八景之一每值荷花將放旋為遊人推折自名南爽公蒞任出
禁令保護之誠盛事也余於八月下浣道經水畔留連片刻占絕句以

誌之

張俸

深感河陽太守賢折花禁令水邊懸我來已近黃花節猶得停車賞晚蓮

登駱駝山

張俸

萬丈雲霄外登臨意豁然聳肩思荷日引手欲攀天滄海千尋浪荒村數點煙
東南遙望處城郭小如拳

乙酉秋遊朝陽寺

張俸

倚山古寺號朝陽客路停車一眺望細草鋪茵覆淨土長松擁蓋罩迴廊雨多
苔蝕碑趺綠秋老菊迎佛面黃安得禪堂留數日空門清趣略分嘗

丙戌秋遊長興島

張俸

西來孤棹入長興風景依稀到武陵港口漁家舟當屋村頭禪院女為僧雨中

海色空無跡霜後山形瘦有猿嗟我爪痕經兩度多因說項託良朋

遊廟兜溝

張俸

勝境忽相引深山深處行乍疑塵世遠漸覺道心生老樹排空碧活泉出地清
神仙不可見對此足移情

三稜山在南海五湖嘴俗名煤窰

張俸

瀛海西南鎮下游岵堯惟此好山邱孤峰枕海開三面絕頂穿雲出一頭雨霽
浮嵐飛遠岫天晴倒影落中流禪封不到滄溟外屹立水濱幾度秋

由花椒島赴歪頭山

張俸

群山回合鬱蒼蒼俗美風淳羨此鄉朱氏老農敦孝友玉皇廟朱堯朱舜農人兄弟友愛甚篤趙

家幼女重綱常趙利慶之女未嫁夫故奔喪至夫墓行禮誓守柏舟終無怨言嶺從平脊修蘭若廟兜嶺有蠡蠟廟觀音堂

在昔著山到歪頭祀玉皇歪頭山有玉皇殿翻悔當年輕弄筆後來誰讀方文章廟兜嶺之

有靈跡觀音堂乃窰商莊冠五所修立碑時
余曾為文今三十餘年每以為歎

五湖嘴遙望金州諸山

張倅

羣山到海勢嶙峋半壓滄溟半拂雲山出三稜千里遠海通一港兩州分魚遊

淺水多成貫雁宿平沙不失群猶是舊時佳景象令人懷念故將軍祝三宋公九兵金南

二十餘年軍法嚴肅不遊不獵於民為擾全民至今頌之

嵐崗山寺題壁并序

張倅

久聞此山具有人形年來遊歷三次始得詳觀不惟類人直似老僧尤望其山形向西開路佛殿如之因題斷句誌之

坦胸露膝頂光圓山似老僧形宛然想是如來留幻相遙從東土望西天

遊白山石洞

杜逢春

白雲山腰有古洞石壁千年誰鑿空洞中跌坐石人三低眉微笑神飛動或云此洞地海通尋幽絕險探難縱或云此洞藏妖魔鎮壓移來石佛供是故是穴誰能知臆說紛紛徒聚訟我携數友鼓勇登偃偻無殊身入甕偶然浪嘯落長風一時和者四山象恍恍白日下陰崖蒼煙罩頂若幘蒙歸去勉歌詩一章策

勳聊補名山頌

過嵐崗山偶題

梁殿奎

層巒幽僻峻峰青勝地天然具異形怪石模糊經野火殘碑冷落寄山靈朝開霞路仙人去晚報霜鐘牧叟聽闌趾坵墟雄勢在空存郡乘說維屏

讀永豐寺古塔碑

張時和

摩訶斷碣識臨襄建置由來惜未詳城郭幾更人幾易永豐千古聳高岡

訪東明王墓

明一統志復州衛東十里有明山高句麗王之墓子門東明葬其上今城東二十里有東屏山疑即其地墓湮沒無考

十里寒林捲暮雲東明古墓幾銷沉我來憑吊千秋下惟見蒼山逗夕曛

過永寧監

城北五十里明初隸苑馬寺嘉慶十年苑馬寺卿楊晟以石甃之清廢

何年海角剩孤城往事猶傳苑馬卿壁壘依然形勢在羣山迴合暮雲橫

過羊官堡

城西南三十五里南北二門北門有石匾刻曰羊官堡明嘉慶四十二年重修咸京通志作楊官堡

羊官何日誤楊官斷碣模糊子細看半壁右城街落日不堪久立海風寒

真武橋城東門外

臨襄城郭幾經秋真武橋橫古渡頭廟址不知何處是年年惟見水東流

北青渡橋城西南五十里娘娘宮北灘

北青海口石橋橫長卧清波雁齒平人跡往來湖上下迢迢古渡夕陽明

花雲祠明志花雲懷遠人死節太平花雲子為復州衛僉事於本衛建祠

大節昭垂震古今太平一死義堪欽精忠空說花雲事祠址茫茫不可尋

得利羸城城東北七十里元季土人所築明初置遠東衛治斷事吳立招撫遠東駐此詳見名宦

半壁連東得利羸吳公遺烈剩荒城陰風怒吼群山動如聽當年叱咤聲

橫山縣盛京通志橫山縣在復州南六十里舊址無考今按長興島橫山北有土城距城七十里疑即其地

薄遊訪古到長生聞說橫山有古城陵谷變遷剩村落煙波縹緲暮雲平

巒固關城南六十五里寧海文界處明設關於此盛京通志復州形勢山屏巒固水繞東瀛

一重篋籥一重山屏障天然巒固關漫道於今形勢異石城千古白雲閒

過瓦房店

城東七十里由蓋至金孔道昔以路西瓦房一所得名甲午戰後送入俄日租界開作商埠矣

胡業順

南北征驂驛路長吟鞭到此付荒涼廿年一瞬興衰易租華繁華感海桑

過普蘭店

城南九十里盛京通志作李蘭堡有金復分界碑今為南滿鐵路停車場

李蘭堡古憶前遊驛路蕭條界碣留僻地而今成巨棧由來興廢等浮漚

登橫山望五島

五島在邑西南海中即沿海形勢畧所載西中島鳳鳴交流鹿坨平島是也旅大租約俄以重金啗其委員劃入界內

長興南望渺煙波五島當年讓步多割土何人成大錯可憐破碎舊山河

駱駝山

城西三十里謠傳唐征高麗草寇駱駝女據此習妖術步罡拜斗擬起山以壓唐營夜為敬德所擒齊東之語亦神話也上有磨刀石一

駱峰西上碧空浮娘子軍聲說未休戰史無徵山勢兀磨刀石古海天秋

西平山馬圈

平山西阜曰大馬圈西北阜曰小馬圈俗傳唐征高麗牧馬其上四周石墻高二尺餘今尚存

何時石壘築西平

即西屏山

馬圈空傳大小名衰草荒煙尋往事土人猶自說東征

南關土城

故址今止一面在城南關相傳高勾麗所建

勾驪故國此山川築土為垣不計年城郭幾更時幾代空餘斷壁鎖荒煙

遊龍潭山

即得利寺山明吳立拉撫遠東清季日俄酣戰均於其地

龍潭山上石嵯峨戰壘縱橫血跡多野老不知家國事快談日本逐強俄

吳姑城山

詳見古蹟畧志一說作五姑女尼五人清修其地或又作五古舊志無考

漫將五古誤吳姑軼事流傳豈盡無城址依稀衰草裏當年豔說女浮屠

弔故友張柳堂

公軍南皮多惠政歿於任所追而悼之

徐賡臣

我拋銅篆學為齷前後同登拔萃科遊子惟知鄉誼重書生其奈官途何方愁

循吏當時少誰料庸醫下縣多去歲在家因嫁女聞君凶耗當傳訛其一

渤海西來地不毛救荒無策累賢豪民貧自古難為政官好何曾定耐勞淒斷

百年傷燕婉彌留終夜念鴻替捐軀未造蒼生福付與鄉評月且褒其二

十年聽鼓長官衙何事明經中副車榮遇三遷仍作宰恩勤百忍善持家情甘

偕隱悲萱草望切聯輝問棣華清白子孫應濟美亭亭春色茁蘭芽其三

一路尋來問不真空傳丹旆駐河濱幽明已是三年別故舊偏當異地親治譜

長留新令尹通家况屬故鄉人果然次第棠陰布父老閒談淚滿巾其四

吊鮑女史蘭田墓

女史解畫能詩鮑近光州牧女侄也因從母索債至復竟鬱鬱以卒葬城外永豐寺塔畔

徐賡臣

武昌黃鶴下江樓兒女年年怨首邱叔不分金空說鮑臺能避債本師周

鮑牧慕友周某曾保此債

懸燈古佛慈相照倚塔孤鈴語未休知否桐鄉今已葬魂兮也作異鄉游

鮑牧時已葬辰州

前題

張俸

寺邊高塚瘞蘭田碣石分明字跡全絕代詩名猶在耳當時薄命屬誰憐荒山

夜月悲孤鶴古柏秋風泣杜鵑最是黃昏淒切處落花衰草鎖寒煙

詠復縣八景

張時和

迴巒附郭樹葱蔭古刹莊嚴峙永豐城闕日斜輝百雉門橋雨霽落雙虹梵宮

餘照都成彩佛殿靈光總是空最好千年孤塔上黃昏一點夕陽紅

永豐夕照

一輪皓月下中流萬頃寒光望裏收碧落沉沉天際曉銀濤滾滾海門秋鐘聲

斷續鳴禪寺帆影依稀動客舟雅愛西屏好風景青山白水兩清幽

西屏曉月

十里和風唱采蓮清香四溢雨餘天波光雲影晴波上翠扇紅衣淺水邊垂釣
人來楊柳岸納涼客上木蘭船菱歌幾處斜陽晚白鷺驚飛一棹煙水泛荷風
長興自昔號長生玉液瓊漿海上傾石壁峻嶒留古跡醴泉醞釀本天成延年
神漢誰曾飲益智醍醐依樣清自是衡門樂穢處何須世外學盧彭龍口甘泉
策杖高峯近碧宮撐開眼界欲凌空天光平接連西閩海氣橫吞塞北雄縹緲
蓬萊秋水外迢遞島嶼夕陽中黃昏獨下寒山路雲樹茫茫一色同橫山遠眺
名山爭說象棋飛此日逍遙入翠微枯柏巖前尋舊跡荒苔石上剩斜暉古今
一局仙家奕瞬息千年樵子歸人世茫茫都幻境塵心到此亦忘機爛柯遺跡
峯巒迴合氣蕭森上有靈潭歲月深扼險千秋留重鎮乘時四野霽甘霖荒祠
聳立山城寂碧浪寒翻石壁沈我欲臨淵探異跡迎風如聽老龍吟龍潭靈異
誰把洪爐鼓鑄成如騰如沸水盈盈天開湯谷千秋暖人到靈谿萬慮清十里
林塘青靄護四山冰雪碧流橫我來頓覺塵襟爽一曲滄浪唱濯纓溫泉滌垢

詠復縣八景

梁殿奎

古刹巍峩鎮水豐，佛前夕照殿凌空。六朝金碧浮屠老，一抹胭脂造化工。薄暮
 四圍山色紫，落暉半點塔巔紅。地臨南郭依城闕，月夜來遊入畫中。水豐夕照
 憑高眺遠勢崢嶸，海角名山一帶橫。絕頂孤存顏佛塔，昂頭四顧邈震瀛。南瞻
 蓬閣雲如點，西極榆關雨乍晴。最好秋風乘石磴，水環三面起濤聲。橫山遠眺
 如屏山勢海環西，曉望潮平落日低。鐵樹疏枝懸素魄，寶林古寺照圓圭。垣堆
 昔駐唐人馬，山東阜有大小馬園各一，相傳唐時所築址尚存。野曠遙聞客店雞。佇待東方朝日麗，曙光紫
 陌對峰齊。西屏曉月

仙凡遺跡未容多，斷嶺平崖識欄柯。半局殘枰埋宿草，一條歸路沒煙蘿。樵夫

已古山猶在，棋子於今石不磨。想是奇人留異事，故將象字鑿巖阿。爛柯遺跡

東南象棋飛山上，相傳以象棋石子飛去得名。其實盤中鑿有象字棋子，今尚存。

似緣污垢滌無因，湧出溫泉濟世人。地作湯盤增熱度，天開澤國浴凡塵。浮浮

蒸氣冬猶夏采采清流暖且新堪羨池塘常活潑一年四序草生春溫泉橋坊
長興島岸伏龍頭口出甘泉入海流數里波分濃淡色一山脈淺深秋雲從
石甲和煙起水任庖丁作醴求夜泊漁家當曉汲應疑天瀆飲仙傳龍口甘泉
得利山巔水一汀潭清爭說為龍靈鑑開半畝深無底壁列周環障若屏石齒
齊街雲鬣鯉波心平印月玲瓏神工奇絕秋淵淨落葉難容纖芥停龍潭靈吳
新荷出水沐香風十里清泡六月中景比西湖歌板勝詩賡南浦采蓮工孤山
垂影天浮碧泡之東南有大孤山在焉彩筆書空浪印紅擎蓋搖搖珠走露四圍村落暗香
通水泡荷風

出復州城

杜蓬春

永豐寺畔酒旗飄薄醉微吟脫市崑山似留人青出郭柳如送客綠過橋林塘
煙重晨風軟樓閣花深宿雨朝東到故園九十里溪光嵐翠滌詩瓢

講堂夙構猶堅固

章鞠人刺史曾建
橫山書院講堂

書院重修共嘆嗟

後任王揚生循吏也重
修書院前後堂廡數十

椽額書橫
山書院
此際檐前文官果
院中有文官果數株
為思循吏不開花
徐樹
以下

栽培士子寄情深
鹿洞規模苦用心
嘆息橫山留德澤
堂前桃李已成陰
院中有桃李

李樹王公以樂育為懷所培植士多有發達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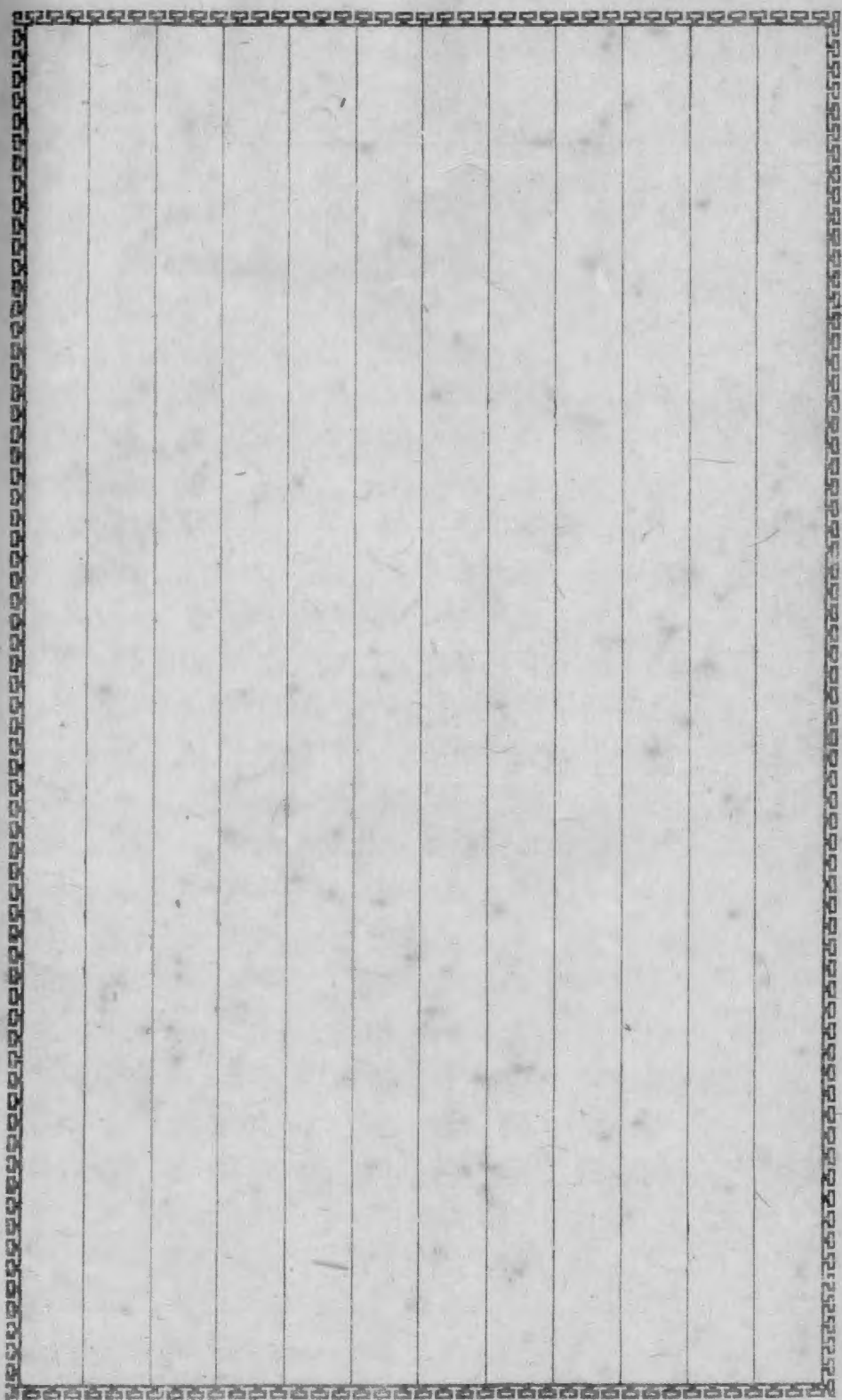
防他湍水啗城隈
栽種辛勤為指揮
趙聘之州牧以城北闕急溜恐傷城基此於水旁多栽楊柳今官樹已合抱矣

日黃堂歸印壘
湜邊官柳已成圍
趙公後遷昌圖太守年八十餘而卒

種植當時著力勤
扶疏官樹對斜曛
而今父老攀楊柳
猶向行人說使君

先農壇畔草萋萋
綠到山腰更水澹
難得昨朝新雨霽
傾城士女踏青時

凄然草色伴孤魂
湘水家山隔暮雲
兒女每逢寒食節
踏青偏到鮑姑墳



纂總鑑

協

纂

修修定

修

崑山程廷恆

丹陽張素

崇明馮景韶

武進羅福鈞

邑人張家璠

邑人胡業順

巢縣鄒碩輔

瀋陽曲廉本

崑山王瑞驥

宜興史悠文

丹陽林亮義

調協

修

兼

繪

查圖

潘	遼	撫	武	漢	歷	邑	邑	京	懷	吳	太
陽	陽	順	進	陽	城	人	人	兆	遠	縣	倉
李	白	張	蔣	劉	徐	張	張	朱	蔡	許	聞
維	依	友	祖	文	夢	悅	時	應	榕		芳
一	麟	然	柵	翔	奎	齡	和	豫	森	康	桂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金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縣
王	徐	李	徐	劉	宋	李	孫	楊	洛	于	孫
鳳	夢	祥	成	鍾	之	英	以	成	會	思	裕
樓	臣	海	鈞	桂	棟	育	楮	元	東	元	永

校

對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崑	崑	邑	邑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山	山	人	人	
王	崔	李	趙	李	王	趙	金	王	程	丁	張
召	長	榮	常	承	錦	長	延	邦	廷	靖	渭
勳	城	貴	年	基	章	海	昌	耀	樞	濤	春

印

刷

者

奉天文和興印書館

